觀察

第三卷　第廿二期

專論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施復亮

行憲前夕的一個違憲之法　芮沐

美蘇鬥爭的影響　蔡維藩

東京通信

日本政局　謝南陽

科學叢談

中風與芸香精　蔡壬侯

觀察通信

關於四川最近混亂情形的詳細報（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豫鄂川陝區邊態勢　觀察讀者投寄

新年新政（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政治大學遊行記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欄關

西歐靴底煩惱處　費孝通

文藝

八根火柴　Tabi 作

書評

馬開維里代表思想選集　吳恩裕

觀察文摘

今年的起碼希望　陸志韋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中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嚴仁賡

撰稿人

今日之糧政！

編者先生：糧政雖已實行，但在動員戡亂的大前題之下，「有糧出糧，有力出力，」似乎是農民專有的義務。本年度田賦徵一借一，農民負担已加重一倍，納糧時還要受種種的錯理挑剔和留難。本縣（安徽和縣）糧吏於收糧時總是用手插入米中，手拿出來若有一點糠，或發現一粒稻兩粒稗子，即令重行過風過篩，稱的時候，名爲市秤，實際稱得加二還要出秤頭。在擁擠不堪的情況之下，遠道來的，總要住兩三天飯店，才能把完糧手續辦好。歸去時一身輕鬆，滿以爲可以過平靜日子了。不料納糧以後，又接二連三的奉令當伕子去輸送糧米，善良的小百姓，祇好唯命是從，去盡那無了無休的義務。以本縣西北的高皇鄉爲例，每保每次要出一百十名伕子，（有的保長實徵一百二十名，其餘二十名每人納賄十萬左右，即可不去。）負責運米一萬斤。（頂上等糧米再發出來已經變質，又有稻穀有稗子。）由高皇殿倉庫運到石跋河，相距五十里（有的伕子猶住在高皇殿二十里外），挑到後該處接糧人員並不就收，要等運糧船到了才肯接收，保長叫伕子們回去，自己帶着幾個人和米住在飯店等候交糧，有時要等二十多天，許多保長聚在這小鎮上，就大吃大賭，一切開支出於保民。等船到了，接糧人員過秤收數，無一保運的糧是夠數的，立即要買米賠，少的賠二三百斤，多的賠到七八百斤。因爲發糧的倉庫發得不足秤，接糧人員又用加一出頭的稱法收數，壞的保長或許也在玩花樣，自然是不夠數了。伕子們有冤無處伸，賠了工賠錢還要賠糧，（一往三四天，一路食宿每人要化十多萬）賠了之後還要負責裝包，縫包費每一名伕子要攤五千元，裝成二百斤的大包後，再僱車子推到江邊上船，每保五十大包，又要花一百多萬，還才算功德圓滿。保長回到了本保，宣布用費數百萬，賠米數百斤，一律按田畝攤派，可憐小百姓，誰敢不從。（士紳及地方軍政人員等豪門是免攤的）如此運糧，現在已是第三次了，目前石跋河還住着許多保長在等着交糧，這次各保究竟賠多少？用費多少？還是未知之數，以後還要輸送幾次？也是未知之數。以上是該鄉幾個可憐的農民親口向我申訴的苦況。

蔚如　一月五日　和縣

龍套自述

編輯先生：南京一月十四日的中央日報第五版上有那麼一段本埠新聞，標題是「滿族國大選舉趣事」原文如下：

（本報訊）本市滿族國大代表選舉，昨（十三）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分別在夫子廟民教館及建康路國民小學兩投票所舉行，計在民教館投票者有六千八百八十三人，其中多數選洪明煥。在建康路小學投票者有三千五百零二人，上午以選吳雲鵬爲多數，下午投王慶輔票者，亦復不少。該兩所地方均甚狹小，選民擁擠，一若電影院之售票窗前者，民教館之大門左扇竟遭擠破。投票準時完成，市民政局定於今日上午九時在市政府大禮堂開票。」

選舉後第二日（十五日）的中央日報又發表了結果，說某某人得二千餘票，某某人得一千餘票云云。那天本人也是被朋友拉去參加投票之一，但我所選的人，我自己根本不認識也不知道，完全是間接而又間接的朋友關係。現在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選舉實在情形，告訴大家。滿族國大代表選舉，被選的人固然限於滿族的國民，卽選舉的國民，照亦以滿族人民爲限。可是在南京，我們已無法確定誰是眞的滿族人了。所以那天的「跑龍套選民」，有[illegible]太太小姐，有機關職員工友，有兵士學生、甚至還有夫子廟上的秦淮歌女；依本人所知，他們都不是滿州人。競選的這幾位滿族先生，都請過了選官的客。請客以後，還託在南京的熟人，向區保甲長或警察在老百姓那裏借到了沒有用過的選舉權證，然後到選舉事務所更登記選民數目。到了選舉那天，再由朋友們去拉到了許多機關裏的職員工友眷屬老媽子等，分發投票。所以那天投票的人，袋內都放了許多選舉權證，不斷的從前門擠進去，從後門出來，再從前門擠進去。每人的選舉權證當然都不是自己的名字。選舉開始時，對號簿的人尙稱認眞，一個人進去只准投一票。不料到了後來，職員們看看來不及，於是變通辦法，一個人進去一次可以投三四票，也不對名册號碼。到了下午三時許，看看預定的票未投的太多，所以一個人進去可以投上二三十票。那天說是共有六千多票，其實去跑龍套投票的，實在不到一千人。本人那天被拉去，一共投了十四票，共進去五次之多。這種民主選舉，那眞只有上天知道。我還在偶然中聽說選舉事務所本來要把選舉權證收回，但有人要拿回去結賬，每票一萬元，所以不便收回。

其實那天根本不必有勞這批龍套選民，只要由選舉事務所把選舉票按選舉權證的數目交給競選的自填，投入棺材內，就行，何必要浪費這些選民去擠一天呢？

我看了這種情形，眞要笑死；回頭一想，又了氣死！我代表幾個人的意見：我們不需要這種騙人的民主憲政。

黃龍生　一月十五日　南京

學生之言

編者先生：在目前的高壓之下，大家有話不敢說，有文章不敢發表。尤其我們年靑學生，更是遭人歧視。自從大學入學門徑多元化以後，素稱純潔的學府，各同學之間就處處表現着猜忌，說話須要小心，看書須要小心，甚至交友也有所顧忌。外來的特務易防，內面的間諜難察，隨時有戴紅帽子的可能，比方除夕晚會演出表現百姓生活刻苦的話劇，元旦牆報便有大塊匿名揭帖，說什麼毛澤東傳令嘉獎的這一類無聊話。眞正自由主義的自治會競選勝利以后，遭到百般汚衊，有些少數人甚至主張不納會費。但是自治會主辦的平價火食團以及草擬登記等福利事項，他們却爭先恐後。學府裏的摩擦，這是誰的罪過，是不用說的。

其次提到九龍折辱事件，這是國恥，難道我們學生不知道嗎？我們感覺到恥辱，比任何人都切，每個人都沉痛到暗地流淚，歎息國家地位的低落，憂慮到國難的無窮，但是爲什麼沒有行動的反應呢？老實講，學生運動已經遭受了澈底的摧殘，從去年起，學生被殺、被打、被捕的慘劇連續演出以後，誰也不敢出頭。尤其對於政府對我們的防範和壓迫，莫不垂頭喪氣，暗地唏噓。以前不准我們談國事，頒佈緊急法令，取締遊行，後來連我們自己園地裏的自治會，也要定出欽定憲法，御用圈定理事了。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還有什麼生氣呢？老實講，反內戰是對雙方發的，我們要到共區宣傳，政府不肯；我們要求飛機到共區散放傳單，政府不給，而且乾脆地選「內戰」二字也不准講而代之以「戡亂」，假使政府不作這種辯難週旋餘地的斷然處置，我想今日也不至於這樣糟。九龍事件可以說便是內戰招致的惡果，假若沒有內戰，英國人敢這樣做嗎？今天武漢×報在呼籲學生行動，似乎說學生麻木，而在學生本身看起來，卻不能怪我們麻木嘛！

文杏　一月十二日　珞珈山

（下接十六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五九〇二七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13萬五千元 航平十五萬五千元 航掛18萬五千元
半年(廿四期) 平寄：廿萬元 掛號廿七萬元 航平三十萬元 航掛三十七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廿二期
卅七年一月廿四日

本期作者
施復亮：前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
黃 沐：北京大學教授
蔡維藩：前西南大學教授
劉南陽：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施復亮

最近香港方面的一些左傾朋友對於我所主張的「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又加以任意的曲解和「不停地抨擊」，但我還是保持緘默的態度。原因正如楊人楩先生所說：「在這力量强弱之爭代表了理論是非之爭之時，就是不信賴强力而只看重理論的言論，也宜暫時保留爲好；否則，理論一經曲解，便容易被利用爲助長內戰的工具」。(「觀察」三卷十期楊人楩：「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然而正如楊先生所說：「我們要活，同時也想到一切的人要活，我們— 緘默，我們要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之下來爭取和平」。(同上文)人人「要活」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怎樣才能活得成？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嚴正考慮和答覆的問題。

國民黨當局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是「戡亂」，中共對於它的答覆是「革命」；因此，它們雙方的道路都很明顯，而且形成强烈的對照，絕無被人誤認的危險。假定說道路只有這兩條，那我們每個人都要被迫選擇一條。

可是自由主義者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似乎並不那麼簡單，似乎還不想作一決定性的選擇。最近楊人楩先生的「關於中共往何處去？」李孝友先生的「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觀察」三卷十九期)，「大公報」一月八日的社論「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以及其他許多同性質的論文(例如最近樊弘先生與張東蓀、梁漱溟兩先生在「觀察」上所討論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政治的關係等問題，也牽涉到這一點)，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那是因爲「自由主義者是無法贊同內戰的，假使他無法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楊先生語)

在這內戰已經全面化和持久化的局勢之下，自由主義者還應不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能不能走自己的道路？我個人認爲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而且能夠走這條道路。

說到這裏，首先我們要了解何謂「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關於這一問題，楊人楩先生在他的「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觀察」二卷十一期)一文裏有過很好的說明。他說：「自由主義是個創造的力量，因創造而求進步，要進步必須反靜態，反靜態即反現狀，反現狀必須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於鬬爭，鬬爭的持續有待於教育，鬬爭可能暫時失敗而教育不會失敗，惟不妥協的精神始可發揮鬬爭之教育意義，而達到所當追求的進步。……根據現狀，他們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標準：停止內戰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權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復古尚寬容以提高文化水準」。「惟有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才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換句話說，今日中國的「現狀」是違反上述的三個進步標準的，「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以「不妥協的精神」跟這種反「進步」的「現狀」「鬬爭」。這就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這種道路，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因爲它是「根據現狀」的，而「現狀是綜合已往歷史的結果，根據現狀就是根據歷史」。(楊先生語)

從表面上看，今天在國際上有「美蘇對立」，在國內有「國共對立」，好像「非此即彼」，再沒有別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倘若要在這兩條道路以外，走一條自己所願意走的道路，那就難免要被人斥爲「空想」，「夢囈」或「逃避現實」。還在某

一定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然是對立的，但不能說在任何時間和空間都可以適用。在複雜的階級社會，卽使同屬被壓迫的階級，其政治要求和鬥爭方式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兩個目標相同的政治集團，其採取的政治路線也不一定完全相同。這是政治史上和革命史上的常識，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假使中國當前政治鬥爭的結果，只有兩個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途，那末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有選擇後一個前途而不能有所遲疑。可是從當前國際和國內的情勢看來，上述的第一個前途雖然絕無實現的機會，而第二個前途也還很少有實現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所能實現的前途，恐怕還只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正是「今日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要走的道路；而且這條道路的實現，自由主義者要負極大的責任。只要自由主義者堅決地向着這條道路走去，我相信今天譏評或抨擊自由主義的人，明天必然會改變他的態度。

不錯，內戰是殘酷的現實，自由主義者必須正視並應付這種現實。無論如何，自由主義者決不應支持這種內戰，必須用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設法結束或縮短這種內戰。在這一點，必須「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大公報」語）一個人是否配稱爲自由主義者，這是一個最好的考驗。

然而事實上，內戰並不因自由主義者的反對而終止，甚至還有些自由主義者被迫去參加內戰的一方。這也是自由主義者被人譏評的一個原因。可是我們要知道：假使大多數人民厭惡內戰，反對內戰，則自由主義者所號召的反戰主張，遲早會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會變成一種終止戰爭的偉大力量。自由主義者要有這種信念，也要有這種勇氣。

自由主義者自己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別人同路，而且極端歡迎別人同路。自由主義者必須認識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獲得廣大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才能完全實現。因此，自由主義者必須跟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認自己是廣大人民中間的一部份或一份子，以廣大人民的利害爲自己的利害，以廣大人民的要求爲自己的要求。這樣，自由主義者的目光才會看到多數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數人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必須以自由的性質、種類、範圍，以及獲得自由的人數的多寡，來衡量一個社會或國家的自由程度。在國共兩黨統治之下，哪一個區域自由比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這種標準來衡量。自由主義者不但不能滿意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現狀」，也一樣不能滿意共產黨統治區域的「現狀」。自由主義者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應當努力爭取「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也要有勇氣爭取「自由」；但他所爭取的應當是多數人的自由，不應當是少數人的自由。只有這樣，「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

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由主義者也許永遠不能掌握政權，甚至不一定能參加政權。「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不一定是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中國尤其如此。自由主義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氣度，只須努力耕耘，不必希望收穫一定屬於自己。自由主義者應當努力促成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實現，但不一定要在自己手裏實現，自由主義者所應爭的是實際的工作，不是表面的功績。因此，不能以奪取政權或參加政權與否來判定自由主義者的成敗。

自由主義者往往過份高估知識或理性的作用，重視「理論是非之爭」，輕視「力量強弱之爭」。這也許就是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屢屢失敗的主要原因。原來政治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力量強弱之爭」，誰有力量，誰在政治上就有發言權。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兩句話，的確道破了政治上的秘密。昨天的「王」，可能變成今天的「寇」；今天的「寇」，也可能變成明天的「王」。古今中外的全部政治史，都證明這一點。今天被人尊稱爲「國父」的孫中山先生，就是過去被滿清政府誣稱爲「寇」或「匪」的一人。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自由主義者不是不知道，不過總不大願意這樣作，又不大願意跟別人去作「力量強弱之爭」。這在政治上雖然是自由主義者的弱點，但在教育上未始不是自由主義者的優點。現在是人民逐漸覺醒而且逐漸獲得解放的時代，「力量強弱之爭」必然要與「理論是非之爭」連結在一起，而且「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是」的「理論」遲早會變成一種「強」的「力量」。假使現在「力量」「強」的一方站在「非」的方面，總有一天會被那「是」而「弱」的一方所打倒。假使鬥爭雙方都站在「非」的方面，縱令今天它們都異常強大，也會有一天被一個新的「是」的方面所戰勝，近代歷史的發展，早已證明這一個眞理。所以認識或理性，在近代政治鬥爭中，依然有它不可輕視的作用。自由主義者應當善盡這一個作用，幫助「是」的一方，打擊「非」的一方。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看來，獲得自由的人數的多寡和自由的實際內容（從人身自由起到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止）是判斷「是非」的最好標準。標準應當客觀，不可由個人任意規定。

統治者剝奪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義者便要毅然決然地站起來反對統治者，爲人民爭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權不會建立起來或人民的自由不會獲得切實保障以前，自由主義者必然要跟廣大人民站在一條陣線上去反對統治者•自由主義者多半希望採用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

面的進步，但當他發見了統治者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的時候，他纔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法國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歷史，都是最好的證明。孫中山先生在上書李鴻章不見反應以後才決心投身革命，也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樣的事實，不僅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即在眼前也到處可以遇見。自由主義者固然希望避免流血的革命，但他更痛恨頑固的反動。革命是反動的結果，不是反動的原因，假使要反對結果，首先要消滅原因。因此，眞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不去參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應當站在反動方面去反對革命——即反對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爭取自由的人民。

自由主義者始終要求進步，不斷從變革現狀中求取進步。進步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沒有進步，就沒有自由主義。因爲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進步的環境中才能實現。所謂「進步」，就是更多的人民獲得更多的「自由」。反動派侵害人民的自由，也即阻礙社會或國家的進步。所以自由主義者要反對反動派。革命雖然要流血，爲自由主義者所不歡迎；但它可能產生進步，也就不應爲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眞正的自由主義者，決不可因爲害怕明天可能遇到的個人的某些不自由而就容忍或助長今天多數人民所身受的種種不自由。假使明天得到自由的人多於今天，也就是一種進步。追求這種自由的力量，也就是一種進步的力量。這種進步的力量，也許比自由主義者更進步，其鬥爭的方法也許非自由主義者所能贊同，但也不可加以敵視。楊人楩先生說：「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假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便只有使在困難中的中國，永遠停留在現階段而無法逃出困難」。（「觀察」三卷十期）我很同意他這種看法和態度。團結進步的力量，聯合進步的力量，推動中國走上進步的道路，這應該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人民固然沒有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人民也不見得有自由，甚至更不自由。或者有人說：國民黨固然不肯給我們自由，共產黨也不見得肯給我們自由。二十多年來，我所居的都是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其實際的情形我是知道的。至於中共統治區域的實際情形，因爲一則我沒有到過，二則反共的宣傳我不敢相信，三則共方的報導似乎又說得太好，而且我所能看到的也不多，所以無從完全了解，也就無從作一客觀的評判。不過在這裏，我只想說明兩點：第一、中國國民黨不等於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也不等於蘇聯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我們不可用完全歐美政黨的眼光和標準來衡量這兩個政黨；無論好壞，都應當根據當前的事實。第二、在內戰時期，尤其在戰爭區域，爲了軍事的目的，是不會有眞正的自由的，也不會實現民主。在這時期，希望國民黨統治區域實現廣泛的民主固然是一種空想，要在中共統治區域實現廣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種奢望。要實現眞正的廣泛的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只有在內戰徹底停止，和平眞正恢復以後。

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爭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賜的。老實說，不僅國民黨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產黨也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國的政權眞正被掌握在多數人民的手裏，由多數人民的意志來決定一國的政策，才算眞正實現了民主，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自由。一個進步的政治集團，永遠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夠跟人民一同爭取並保障自由和民主。自由主義者倘若能夠跟廣大的人民共同爭取自由和民主，能夠在民主運動中表現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就必然能夠保障自由主義者的自由。我以爲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義者自己。而且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要是用來保障廣大人民的自由的，不僅是用來保障自己的自由的。倘使自由主義者能夠這樣來利用自己的自由，那就一定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我認爲這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爭取自由的正確道路。

決定中國前途的力量，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自由主義者和國共兩黨以外的廣大人民。這是第三種力量，也是一種民主力量。這一力量的動向，對於中國前途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正是這一力量所要求的前途，也是自由主義者所應走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必須首先認清自己的道路，然後才能根據這個來衡量國共兩黨的道路，知道誰跟自己接近，誰跟自己相背。我之一再說明中間派應有自己的政治路線，也就是這種意思。這樣的一種政治路線，當然是一種民主路線，決不能被曲解爲站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或以外的一種政治路線。

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主義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必然有待於自由主義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自由批評「異見」，同時充分尊重「異見」。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始終堅持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精神來從事民主運動，解決政治問題。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努力，在個人方面也許要歸於失敗，但在民主政治的促進上決不會失敗，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會失敗。

自由主義者不相信「路只有一條」，他相信有他自己的道路。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他肯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的中間，始終「反靜態」，「反現狀」，「反干涉」，「求進步」，求「創造」，跟特權者（即壓迫者）「鬥爭」，我相信必然會有他光明的前途；即使因此而被犧牲了生命，也會獲得他應得的代價。

只要自己的道路是正確的，便不妨堅定地勇敢地走向自己的道路！

卅七、一、十一。

行憲前夕的一個違憲之法

論「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

芮沐

國府明令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開始行憲。在理論上有了根本大法，人民有權問政，政府有所遵循；說民主基礎由此奠定，亦不爲過。

但是，我們希望一部憲法不祇是一冊條文的彙集。中國往昔的法典，常有替帝王裝飾門面，而不預備實施的情形。大明會典中李東陽說：「今之善者雖殘亦書」。這意思是說，凡是流行的思想，祇要是好的，雖不一定適用，都可安放在法典裏。我們希望現行的憲法不是這樣的一部法律，不是抄襲人家的制度，表示我們也有這樣一部憲法，作爲近乎裝飾品的一個文件。

行憲最起碼的任務在保障人民的權利。但人民所要求的是：這些權利的保障，除在條文規定之外，尚須有一種積極的保障行動。依現行的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條文有十二條之多，規定不可謂不周詳。但普通立法有時難免不和憲法發生牴觸，假如有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必須立刻加以糾正。

歷史上政府侵害人民權利所採用的手段，其影響最普遍的有下面幾種：一、土地或實物的徵收；二、過甚稅則的規定，三、特殊刑法的訂立。此中尤以特殊刑法的訂立爲獨擅政府所最樂用。眼前就有一件事實證明這點，並且對我們的行憲給予慘酷的嘲弄。

在憲法施行前三日（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見附錄），國民政府立刻公布施行。這條例把普通的罪犯特殊化，把罪罰提高到最重刑的程度。普通的擾亂治安罪和妨害金融罪，在這條例下都可成了特殊的刑事。這樣的條例很容易流爲溯及旣往（ex post facto）的法律，違反着刑法上的最基本的原理。

這條例裏面還規定了特種刑事法庭的設置。（第八條）。設立這種特種刑事法庭的動機爲何，不難想像。憲法所以規定人民犯罪由普通司法機關審判，是因爲普通法院有完備的程序，獨立的判決，和上訴的機會，凡此目的皆在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一切特殊的審判，也就是一種規避由普通司法機關依普通法律去處理的審判。把普通刑事特殊化，再將它交給特種法庭，這完全違反憲法規定保障人民的權利及自由的基本精神。

不僅如此，有了這種特種法庭的設置，憲法第八條以下各條中所規定的一切程序上的限制，人身權的保障，以及普通司法機關的提審權，就將剝奪殆盡！既有特種法庭，人民就不再「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審判了。既有特種法庭，人民也就不能再向普通法院聲請行使提審權了。所以所謂特種法庭的設置，實際上等于把法院軍事化，而同時却避免「軍事審判」的惡名。

我們的憲法不應該祇是抄襲他國現存憲法的語調，排列出一串不準備切實保障的人民權利和自由的東西。我們有了憲法，就應恪遵憲法的精神。現行的憲法或許尚有好多的缺漏，但若加以良善的解釋，我們人民所應享的各種自由和權利之保障，實際上都可以於此中求得其存在。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九節第二段說：「人身權（Writ of Habeas Corpus）的特益不得予以剝奪。……」第三段說：「褫奪公權或追溯旣往的法律不得訂立」。據一般學者的認識，所謂「褫奪公權法」（Bills of Attainder）。是指任何不經由普通司法程序，而對於假定叛國罪或其他認爲嚴重的犯罪處以最重刑或死刑之特定的羅織的法規。在此定義下，今日政府所頒行的這個「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無疑的便是屬於這「褫奪公權法」的一類。最近立法院對行政院之以命令擅行郵電加價，曾有聲有色地嚴重抗議，而對於人民公權的明顯被侵害，竟毫不措意，貿然通過這樣一個違憲的法律，其矛盾突兀，出人意料。

「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的頒行，對于行憲誠意是一個極大的考驗。輿論對此若不警覺，這種「違憲之法」將會一天一天增多起來；憲政基礎必至全被推翻。政府人員若不自愼其行動，彼等亦將會成爲加害于民主政治的罪人。大部分人民都不善於透視法律彼此間的連繫，往往祇看到法治的門面，而忽略了法治施行的實例。政府若以人民爲可欺，以爲言行儘可以不相符，這直是自欺欺人，遲早將被人民所棄。

違憲的法律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應作無效。但這無效究應由何人宣告？循何程序宣告？憲法規定解釋權屬司法院，但解釋的過程如何，並未確定。我們是否仍將因襲舊規，由人民先提聲請，[illegible]後作抽

象的解釋？還是在具體的訟案中由人民隨時提出違憲的抗辯，因此使不合法的程序進行中止？或竟對違憲的案件一律許以上訴於大法官的機會？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在將來，謀取人權的保障上，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再就本文所討論的一事而言，依照「憲法實施準備程序」的規定，政府即須將一切和憲法衝突的現行法予以修正或廢止。「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顯然是與憲法精神不符的，政府既將修改一切和憲法衝突的現行法規，爲什麼在行憲的前夕，還要製訂這樣一個違背憲法的特種法律？我們希望政府能早日廢止這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以示政府行憲的誠意。

附錄：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

第一條　本條例於戡亂時期適用之

第二條　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死刑。預備或陰謀犯前二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三條　參加以前條犯罪爲目的之團體或集會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四條　依前二條之規定自首而免除其刑者，得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期間爲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如認爲有延長之必要者，得於法定期間之範圍內酌量延長之。

第五條　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將軍隊交付匪徒，聽其指揮訓練者。二、率隊投降匪徒者。三、將要塞軍港軍用場所建築物、軍用船艦、橋樑、航空機、鐵道車輛、軍械、彈藥、糧秣及其他軍需品，電信與器材一切供通訊轉運之器物交付匪徒，或毀壞，或致令不堪用者。四、煽惑軍人不執行職務，或不守紀律，或逃叛者。五、以關於要塞軍港軍營、軍用船艦、航空機及其他軍用場所建築物或軍事之祕密文書圖表消息或物品洩漏，或交付匪徒者。六、爲匪徒招募兵役工伕或募集錢財者。七、爲匪徒之間諜者。八、爲匪徒供給販賣或購辦運輸軍用品或製造軍械彈藥及其原料者。九、爲匪徒供給販賣或購辦運輸軍用被服之材料，與可充食糧之物品者。十、意圖妨害戡亂，擾亂治安，或擾亂金融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六條　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爲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條　犯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八條　犯本條例之罪者，除軍人由軍法審判外，非軍人由特種刑事法庭審判之。

前項特種刑事法庭之組織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九條　依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之規定應處罰者，其審判適用前條之規定。

第十條　前二條案件之審理，得許辯護人員出庭辯護。

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區域，由國民政府以命令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美蘇鬥爭的影響

蔡維藩

去年四月，筆者爲本刊寫「美蘇間的恐懼」一文，（觀察二卷八期）從幾個比較顯著的問題，看美蘇兩國之間恐懼些什麼以及他們心理的勢力怎樣增加和擴大恐懼。九個月來，這兩國彼此間實在有所恐懼，並且相互增加和擴大他們的恐懼。美國恐懼蘇聯，乃領導反共產主義的國家，來防範蘇聯。蘇聯恐懼美國，乃領導着共產主義的國家，來防範美國。他們基於恐懼心理而領導出來的鬥爭，不僅是他們兩國間的鬥爭，而實是全世界反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勢力間的鬥爭，也可說是他們把一個世界分裂成爲「兩個世界」的鬥爭。這兩國居於領導地位展開這樣鬥爭，影響惡劣。

所謂美蘇兩國促成「兩個世界」，他們並未能將世界淸淸楚楚一分兩半，而事實上卻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分兩半，甚至將一個團體或一個家庭一分兩半，有時也可能將一個不太頑固者的腦海一分兩半。所以，這樣的「兩個世界」，不是東面一個蘇聯世界和西面一個美國世界，而是在「兩個世界」的每一世界之內，又促成甚多的「兩個世界」。在這樣到處出現「兩個世界」的環境中，許多地方所已表現的和將表現的，不外「分裂」、「對峙」、「紛亂」，甚至於「同類相殘」，一個不太頑固的人，則內心不免因「矛盾」或「徘徊」而充滿「苦悶」。以上所說，皆是無須舉例證明而爲大多數人

一天的擴大和加深。

是的，美蘇二國這樣鬥爭下去，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筆者揣想，下次大戰不一定經過洋洋大觀的作戰宣言才出現，出現之後，也不一定是像一般人所謂「按鈕扣」式那樣速戰速決的閃電戰，而很可能是一個不讓人容易看出如何爆發，又不讓人容易預測如何結束的長期大混戰。「兩個世界」不就是將戰的陣容麼？一旦大戰出現，在「美國世界」和「蘇聯世界」之內，都將不免出現「兩個世界」的戰爭。說好聽些，世界上許多地方為主義而戰爭，在反共產主義世界之內，有共產主義勢力和反共產主義勢力戰爭，在共產主義世界之內，也可能有反共產主義勢力和共產主義勢力戰爭；說可怕些，許多地方將打其一分兩半自相殘殺的戰爭。在現代戰爭中，新武器殺人已夠殘酷，但人殺人尤為殘酷，還可在二次大戰期間德日兩國行為中找出甚多例證。看看今日「兩個世界」的實情，再想想將來大戰可能的表現，長期混戰不知如何結束？同類相殘不知演至何種程度？全人類不知終將面臨一種什麼樣悲慘命運？誰都不敢想像下去！有人說過，將來可怕的大戰，很可能由各地所謂「內戰」的延續和擴大而形成，如果這話不幸而言中，我們眞不敢想像大家所認為可怕的大戰是不是已經開始了！然無論如何，今日已成的局面和將來可成的局面，皆應歸咎於美蘇鬥爭及其影響，他們鬥爭再不停止，將來必有更悲慘的局面出現。

三次世界大戰是不一定短期間必然實現的，但今日美蘇鬥爭影響確已阻礙世界許多地方的進步，甚至摧殘進步的力量。先就一國政治來說。世界進入民主時代，民主須賴多黨政治，而多黨政治下的民主，要有自由，要有平等，要能寬容，要能互讓；可是受了美蘇鬥爭的影響，一國政治上往往保持不住民主必需的這些基本條件和美德。如果一國共產主義政黨主政，那一國內根本不容許再有其他政黨存在，凡為反共產主義者，皆為反政府的叛逆，即為同情反共產主義者，亦被視為反共產主義者，既同被視為反共產主義者，亦必同視為反政府的叛逆；政府與叛逆是不能並立的，因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主政者，絕對不容許反共產主義者及同情反共產主義者和他們並立於一國之內。反之，一個非共產主義的國家，如因美蘇鬥爭關係，而變成反共產主義的國家，共主政政黨，也因同樣關係，由非共產主義的政黨，而變成反共產主義的政黨，這一國主政的政黨，固可能隨時把共產主義的政黨看作叛國的政黨，有時也可能把同情共產主義的或不反對共產主義的政黨也看作幫助共產黨叛國的政黨。質言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必然的視反共產主義者為叛逆，也極可能的為叛逆，也可能視同情或不反對共產主義者為支持或協助叛逆的政黨。這頗像法國大革命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年恐怖時代所謂「反革命的是反革命，不革命的也是反革命」的那樣狹窄到無可狹窄地步的情形。這不全是理論關係，而大半是由事實逼出來的，但既走到這狹窄地步，一國主政的政黨，就不得不專斷獨裁，本來固未必存心要摧殘自由、平等、寬容、互讓這些有關民主發展的基本原則美德，結果，確使他們皆受摧殘。這情形出現於共產主義的國家，本不足為怪，但出現於非共產主義的國家，卻不能否認他們民主政治進步遭受了打擊。一國之內，一黨專政，必定阻礙那一國政治的進步，同樣的，一個文化來支配世界，也必阻礙世界文化的進步。儘管「兩個世界」之內各有許多小的「兩個世界」，但凡以領導者自居的國家，總要拿他自己的文化勢力，來排斥和他敵對的文化。姑不問這樣領導出來的文化，是否適合世情和國情，文化之求「清一色」的勢力，發揮了數年，可以阻止文化數十年不得進步，發揮了數十年，可以阻止文化數世紀不得進步。像這樣的例子，讀歷史的人可以尋出甚多。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想像美蘇鬥爭之給予一國政治及世界文化的惡劣影響如何鉅大。

美蘇兩國，一面鬥爭，一面恐懼，他們恐懼到極點，一方何嘗不想以他所領導的世界來吞併對方的世界，這不問做到做不到，每一方總要儘量批評、攻擊、詆毀對方，充分利用科學，展開宣傳戰，把自已宣傳得像天堂，把對方宣傳得像地獄，弄得許多國家頭昏眼花，滿是紛亂之象。青年人理想多，幻想更多，一時未能親自看見的多半會被他們認為最合乎理想或幻想的；美蘇兩國鬥爭中宣傳戰，由兩國擴張到其他的世界，越強烈的首先影響許多國家的青年。如作冷靜觀察，我們能看出許多青年，情感強於理智，偏見遮掩眞理，以及心理上徘徊、苦悶、煩惱，甚至於懊喪或頹廢，多半由於「兩個世界」的影響所致。「兩個世界」如此影響青年，當要影響一國乃至於世界的進步。

美國前遠東司長范宣德說過，中國居於遠東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這似是「言之成理」的說法，因為法國也可居於歐陸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美國也可居於世界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一些中小國家也可居於某區域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大家皆宜於站在橋樑上，促使美蘇關係改善，以消弭「兩個世界」的鬥爭。可是從實際情形來看，美蘇間是否留有橋樑？他們是否容許他國站立於橋樑之上？頗成疑問。地球面積有限，美蘇在「兩個世界」鬥爭中的擴張企圖則無止境，他們像一國主政的政黨不寬容其他政黨一樣，不喜歡，也不

容許他國站在他們中間，而必用種種方法逼着他國擇邊站立，所謂「橋樑」，根本無從建立，卽或他國勉力支撐起來，他們也會站在兩頭，把它拆去。話說回來，他們如果眞能逼着許多國家各個完整的擇邊站立，問題或許比較簡單，事實上，他們逼着許多國家擇邊的結果，卻是先把每一國一分兩半，而形成上面所說的「兩個世界」的每一世界之內又有甚多小的「兩個世界」。局面演進到這地步，美蘇二國在主觀上要繼續擴張「兩個世界」中的各自世界，但許多客觀條件卻使世界許多地方出現甚多小的「兩個世界」，而這許多小的「兩個世界」不一定加强美蘇各自世界的鬥爭力量，往往容易表現普遍的分裂、對峙、仇視、紛亂以至於自相殘殺。這與其說，美蘇兩强在彼此鬥爭中領着世界上許多大大小小的鬥爭，勿寧說，他們自己並未怎樣激烈鬥爭，倒鼓勵了其他國家或民族老打或將打很難結束的「自相殘殺」戰爭。姑不問這悲慘局面是他們有意造成的，或是無意造成的，這局面已在許多地方出現，很可能還要蔓延更多地方。一旦等到他們全部覺悟，看出自己也無力控制這局面，情不自禁說一聲：「太悲慘了」，那時全人類的命運才眞悲慘！

無論從何角度看，美蘇鬥爭的影響皆已嚴重，要挽救這局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美蘇二國相互瞭解，一是中英法三國合作，由緩和而消弭美蘇二國所造成的「兩個世界」危險局面。這兩條路能否走得通，關係重要，將來另文詳論。

日本政局（東京通信）

謝南陽

一　所謂三月危機

日本政治家在這八十年來，養成一種奇怪的脾氣，喜歡宣傳危機，使民衆不斷地緊張起來，將民衆的注意集中在那裏，以便實行自已所想要執行的政策，民衆也不斷在求新的刺戟和興奮，所以，經常可以聽到日本人在那裏倡「某月危機」。最近共產黨在倡二月危機，勞動省在倡着「三月危機，」這兩個危機都是指着勞動攻勢而言，其理由如下：

（甲）共產黨的二月危機說，其根據在於十二月間片山內閣受「全遞」及「國鐵」兩大工會的攻勢，放棄標準工資一千八百元的主張，在年底臨時的支出「生活再建資金」二、八個月分的薪津，並同意在一月間將標準工資提高至二千四百日元，這就是和田政策的瓦解，西尾已經發表談話，二月將改訂物價，如此，卽二千四百元的標準工資，工會也要迫它改訂，政府不改訂，新的勞動攻勢就來了。

（乙）勞動省估計，物價於二月間改訂後，工人要求改訂工資的運動將於三月間發生，並且預料社會黨大會萬一片山不能再選爲委員長，或左派完全勝利，片山在內閣與黨內將失去威信，勢必於一月底或二月間下野，繼任的自然是保守派的聯立內閣。至此，工會爲反對反動內閣，左右派工人將聯合開始勞動攻勢，三月危機於此來臨了。

工會左右派對於二、三月的危機認爲有經濟性與政治性的兩面，經濟上是企業整理與行政整理所引起的大批失業者的生活不安和工資標準的提高問題，政治原因就是新黨運動和政民兩黨對立所激成的政治危機與社會黨大會的反片山西尾運動所可能激成的政變，由於政變所將造成的失業不安與社會不安。去年的三月危機的主因在於經濟問題，二、一罷工被禁止後吉田依然不能解決工潮，終於被迫實行總選舉，在大選失敗後不得不總辭職。今年的情勢比較去年來得嚴重，應付危機的對策亦來得困難。只要社會黨不分裂，盟總將以最大的努力幫助日本政府渡過其危機。如社會黨分裂或片山落選委員長的話，盟總扶倒的辦法自然就不多，只得讓它經過一番的變化再加援助。所謂危機的本質歸根結底就是片山內閣存續問題。自古以來名醫也不能救起「無命人」，壽命該終的人，誰也不能救它。所謂三月危機的前途，可以看社會黨大會的動向決定其命運。

二　社會黨的內訌

社會黨內訌的原因很多，一言難盡。其中，去年六月片山內閣成立的時候，西尾所用的計策種下極大的禍根，就是「右派做官，左派辦黨」的方針。在這種策略下，一時左右兩派各得其所，宿望得酬，自然可以相安無事。但是經過半年來的發展，情形大不相同了。左派在中央與地方勢力蒸蒸日上，右派鼎

[illegible]

黨內失勢，將來自無再做官的機會，於是恍然大悟，以其金力與權力開始爭個地盤。至此，左右派在閣內與黨內的對立日益尖銳化。片山西尾原以右派及中間派為其基本力量，結果不得不將其老同志最右派的健將平野力三拿來開刀了。這是社會黨的最大悲劇。同時，平野也為着維持自己的勢力，為着對抗左派與下屆政權繼續維持其權力起見，不惜賣友，棄社會黨而與自由黨的吉田秘密勾結，推行倒閣運動。這使片山首相不得不揮淚斬馬謖。馬謖自有其該斬的理由，而社會黨的內訌從此爆發了。

平野派在平野被革職的時候，曾宣傳他們在社會黨內的同志，在國會有議席的有七十六名，當其參加「新政治協議會」的時候，即稱有卅名可以加入新黨。一月五日正式宣布脫離社會黨的有十六人，黨大會後可能再離黨的有多少，現時尚屬疑問，能達到原來準備參加新政黨的卅人，要看大會中左右派的動向，假使左派完全勝利，右派脫黨者自然可以增加，否則平野派的前途依然寥寥無幾。大會後片山在黨內的地位一旦安定後，對於隱退藏物資問題開始積極追究的話，保守新黨與勞農新黨的前途都不可樂觀。自由黨急於倒閣運動的原因，從此觀點看起來，也就是一種的自衛戰。在自己政權下來善後隱退藏物資問題，受傷者可以減少，這對於它們的政治前途也是有其絕大的影響的。吉田與平野極力促進社會黨的內訌，自有其必然的道理。

三　社會黨大會的前夕

社會黨大會定一月十六日起在東京開會，到會的代表約有六百七十人。當日究竟有多少代表到會，到會者左右各派誰占多數，目前尚難預料。右派估計自派可佔十分之七，左派稱左右兩派勢力相等，大勢取決於會場的空氣，即是中立派的去就。報界的中立者估計右派尚可佔十分之六，左派佔十分之四，誰[illegible]，不到一月十六日，須負代表中誰將缺席，尚難預料。

大會的中心問題是人事問題與政策問題。人事問題的焦點在於委員長及書記長的改選。政策問題左派有政務調查會案，右派亦有右派及中立派聯合的政策提案。政策方面的妥協比較容易，人事上的妥協比較困難。右派為平野革職問題而埋怨片山與西尾，左派為野溝繼任農相問題被片山首相拒絕而反對片山與西尾。因此，反對片山與西尾的空氣，在左右兩派間均甚濃厚。但在黨內有一共同的利害關係，即是將片山打倒以後，片山內閣自然將因此而瓦解。片山內閣瓦解，在其對於下屆總選舉的準備未完成以前，倒閣對於左右派都有共同的不利。同時將片山打倒以後，繼任者將選誰出來，左右派各有其候選人，但是並沒有兩派共同可以支持的後任者。

平野派退出以後，左派的中心勢力是日勞系做主體與中間派的木曜會及SCS結成中心勢力。一月九日提出人事問題的解決方案，以片山為委員長，淺沼為書記長，細野為會計，菊川及松本等所提出的松岡委員長案，現在已自動取消。左派有推松本治一郎為委員長，以加藤勘十或鈴木茂三郎為書記長，但左派自身對此案並未決定，松本自身亦表示不接受委員長的推薦。可是平野派為打倒片山極力分頭勸說松本出馬，這是社會黨內訌中的一種怪現象。平野派的目的只在打倒片山，不管其繼任者是左派的松本或右派的松岡，在左派本身對於片山繼任問題可能讓步，對於後任書記長即認為勢在必爭。西尾會為此問題囑淺沼與鈴木疏通，鈴木拒絕與西尾會見，且向淺沼表示左派有爭取書記長的決心。左派的委員長候補者是大山郁夫．可是大山本人在目前也沒有接受的可能性，同時大勢也沒有成熟，書記長的候選人是加藤勘十。

就大勢而言，社會黨左右派目前尚無倒閣的決心，自然在內心雖不甚願意再選片山為委員長，但是大勢將同意片山重任委員長。致於書記長問題，西尾自身亦認為此時應該引退，以準備將來的大成，結果將形成淺沼與加藤的決戰。大勢有利於淺沼。現在淺沼是代理書記長，同時提出加藤對盟總的動向也有顧忌，還是有利淺沼的條件。社會黨的內訌，一星期後可以得到初步的解決和安定。

（一月十二日）

「中風」與芸香精

蔡壬侯譯述

自從羅斯福總統遽然長逝以來，世人對于「中風」這毛病，都不免有點寒心。事實上，中風也確是古來無法對付的頑症之一，老年人更覺得害怕。因為就醫理上講，所謂中風，就是人體內組織漸趨衰老，微血管壁逐漸硬化，成為很脆的東西，一個不小心，腦部的微血管破了，影響到鄰接這些微血管的大血管也裂開來，於是血液噴注在腦腔裏，壓壞腦組織，因此人失去了思想，也失去了知覺；結果，有的變成半身不遂，有的變成呆子，有的就是死。

造成微血管的細胞，是蓬形的，它們並排在一起。微血管壁的厚度，就是這麼一層細胞。它們在人體內的工作，卻十分重要。人體各組織，靠了它們的聯繫，才能從大血管中獲得氧氣和養料的供給；另一方面，也才能把組織中的廢料輸送出去。

人體到處滿佈着微血管，有人估計，假使把這些微血管平鋪開來，差不多可以遮住一個英畝的面積。微血管在人體既有這樣大的數量，而其工作又如此其重大，那麼它的因一種如今尙不能測知的原因，會逐漸硬化、脆化，以致脅威生命，實不能不說是人類的一種悲哀，一種隱憂。

微血管破裂，多半可以使人發覺，但有時它們因爲少量的破裂，人體外表雖未感覺，內部實在已經起了大大的變化的，也很多。比方第一次大戰告終，奔走和平的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本來興致勃勃，光明磊落，不意一夜之間，忽然變得猶豫寡斷，猜疑不決，和會也沒有完美的成功；歷史家們都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上找理由，替威爾遜惋惜，其實他的病情也和羅斯福相彷，不過羅斯福是腦部大血管上的微血管破裂，影響大血管也起了裂縫，終于不治身死；威爾遜呢，僅僅于他的腦部，破裂了像釘尖那麼一小塊地方的微血管，影響他的人格，起了急驟的變劇而已。

微血管在腦部破裂，果然是最不幸的，但是它們在消化道上破裂，比如胃潰瘍等，足以引起人身的貧血，也並不是好玩的、而且這種出血病，也常常容易被人們在患着的時候，忽略的。其次網膜微血管的破裂，造成瞎子；患糖尿病的人，關節部的微血管容易破裂，造成關節炎等，也都是很麻煩的。

微血管硬化，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如此，也不一定非到老年，血管壁才硬化；據一般的統計，大約患血壓過高的人，每五個中，有一個血管硬化。這類人，是最容易得中風的。

多少年來，對微血管硬化的症象，總沒有很好的辦法，甚至像羅斯福這樣偉大的領袖，我們也祇能婉惜地看他死去。但最近卻無意中在美國東部的農事實驗室中發現了一味神藥，可以醫治「中風」。

這藥發現的歷史，有一段很有趣的經過。大約在一九四〇年前後，美國東部，菲立得而菲亞州設立了一個農事研究所。這研究所設立的目的，是專門研究這一區生產的農作物，有沒有新的用處。

那時，東部所產的煙草，質料非常壞，栽培的人賣不出錢，於是這個農事研究所便專門先來解決這個問題，看看這些煙草，是不是還有別的用處。

領導這個工作的，是一位早年在哈佛大學畢業的化學家柯起博士（Dr. James F. Couch），那時他已經五十八歲，人們快要把他忘記了。他在那個實驗室裏，領導了一隊人馬，按照他擬定的研究程序，默默地，專心地在玩着那些化學上的把戲。

煙葉中含有「尼古丁」，是害虫防治上一種極見效的毒藥，是人們對煙草葉的一種最普通的知識，但是柯起博士，卻並不想從煙葉中製取尼古丁便算了。他希望在煙草中，能發現別的有效成分。

有一天，他用那些煙草葉來提鍊，第一樣得出來的，仍是見慣的一種結晶物，化學名字叫做芸香精(Rutin)的。這芸香精早在一八四二年，就被一位德國的化學家發現過了。這東西在當時，根本無人過問。因爲那時的化學家，祇講究發現新東西，並不管它有沒有用。於是像磺胺藥類（Sulfa-drugs），D. D. T.一樣，老早爲人們所發現，卻在架子上睡過了一個世紀，才被近代的人們想起來；芸香精，也是在架子上過了一個世紀，積滿了灰塵的廢物了。

柯起博士這一次提出了芸香精以後，他便站到黑板前去用粉筆把芸香精的化學結構式溫習了一篇。他站在黑板前面，對着這寫下的結構式看了又看，忽然發現這個結構式，和維他命（Vitamin P）極相似。

維他命P，本是匈牙利的一位醫學博士，名申九戒(Dr. Albert Von Szent Gyorgyi)的所發現。這位申九戒博士，先曾發現了維他命C，得過諾貝爾獎金。他之發現維他命P，也是很偶然的。他因爲觀察到他所養的動物，因爲專吃檸檬食品，而有小血管流血的症象。便用粗製的維他命C來治它們，結果既然見效；但是用精製的維他命C，不含一點雜質的來治療它們，便毫無功效。他便斷定那粗製的維他命C中，含有止血的成分，結果他就發現了維他命P。這種維他命P，後來用來治療消化器管等出血，都能見效，凡檸檬，橘子之中，都含有這成分。

柯起博士既然發現了芸香精的分子構造和維他命P的類似，他便想到它也許也有止血的功效，便決定來試驗它究竟有沒有這種性能。第一步，他要考慮的是這個東西，對生物有沒有「中毒」作用，便大量地拿來給豢養着的動物們吃，結果證明無毒。

第二步，他便大胆地想應用到人體上去。於是他就跑到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動脈及心臟病的權威格力夫斯博士（Dr. J. Q. Griffith）那裏去求助，格力夫斯博士很樂於接受他的提議。當時，有一位瑞典的醫生，戈士林博士（Dr. G. F. Gothlin）發明了一種簡單的檢驗微血管壁硬化不硬化的方法。格力夫斯博士便先用這種方法，集起了一些微血管壁硬化的人們，讓他們每人每天吃芸香精造的丸粒三粿，看看有沒有變異發生。

兩三個星期過去了，這些吃了丸藥的人們再來到格力夫斯那裏受檢驗，結果毫無改變，微血管仍然是硬化的；芸香精似乎是毫無作用的樣子。但是所謂「水到渠成」，這些病人們繼續服了兩三個月丸藥之後，再去受檢驗，那結果便大大地起了變化，硬化的微血管壁，一個個都堅韌了；我們雖不知道芸香精怎樣在工作的，但它的確工作得很好。

這樣，芸香精用來預防微血管的硬化，也就是說預防中風，在美國大大地風行起來。格力夫斯的記錄表上，記下了成千的治愈了的病人的記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芸香精祇能做預防的藥，假使一個人已經中了風，或者一個人已經因微血管破裂而成爲瞎子，芸香精卻不能把他治癒，但是可以阻止疾病的繼續加深，那自然是不成問題的。還有，血管硬化，經芸香精治癒後，應當繼續終生服用，不能因爲已經治癒，便停止服用。有一個病人，就因爲治癒後，不再服用芸香精，微血管壁又硬化起來，結果仍然中風而死。

芸香精除了上述的功用之外，它似乎還能幫助硫氰酸鹽（Thiocyanate）來治療血壓過高症。硫氰酸鹽，有使血壓減低的作用，但是它一方面卻能促起微血管壁的脆化，所以醫生們不敢應用。現在醫生們正在試驗，用芸香精作爲保護微血管壁硬化的藥，然後再用硫氰酸鹽來治療血壓過高，如果獲有了十分把握，那在醫學上，便開闢又了一條大道了。

其次芸香精能使經X射線燒焦的組織，很快地恢復起來，對于醫療上，也是一個新發現。那些患癌症的人，醫生們不敢施用大量的放射素來攻擊那些癌細胞，因爲放射線往往也破壞體中的好組織，不易恢復，現在芸香精既有那種功效，那麼在癌症治療上可能會造成新的局面。

含芸香精的植物，除了煙葉之外，柯起博士發現了許多植物，都含有它。八仙花，連翹，三色堇，番茄莖，接骨木葉等，都是。尤其在青蕎麥裏所含的，較煙葉多八倍至十二倍，一英畝青蕎麥，能提鍊五十磅的芸香精，足夠造百萬粒丸子。

十二月廿六夜

觀察通信版

關於四川最近混亂情形的詳細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一個月前，各地大都鬧熱熱的在辦大選。中央決定的辦法，一面是三黨提名，一面是簽署提名。簽署提名者謂之「社會賢達」，選不選得出來，得憑自己的運氣手腕，政黨提名則由政府保證選出。天下未亂蜀先亂，不幸在四川却出了亂子。原來三黨提名的德意，未能爲「愚頑的川民」所感應，第一大黨只當選了百分之六十，第二大黨只當選了三位，約佔提名人數的十幾分之一，第三大黨則得了一枚鴨蛋；再仔細分析一下，第一大黨當選人中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地方勢力所選出的，所以實際說來，經政府壓力選出的三黨提名候選人不過百分之四或五，其他的一百多位，雖也有達官貴人，道德君子，但全是些具有地方潛勢力的「社會人士」。所謂社會人士者，也就是哥老份子；他們之被選出，在理論上確可被視爲符合民意的。在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下列三點：（一）四川民衆對政黨並不發生興趣，對政府和執政黨也不服從，反之，他們倒集中興趣在哥老會方面，他們也自動的或被動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被哥老所統治。（二）看出保甲長在中國政治中所生的巨大影響，他們可算是基層政治的主宰，他們把握住幾乎全部的選票，他們可以爲所欲爲的選出中央政府省政府縣政府所不願選出的候選人。（三）看出一般民衆在生計維艱的環境中，是如何的看輕政治：他們可以在選舉中得到利益，他們的選票可以一千元至一萬六千元的售價出賣，或三兩斤肉一二斗米換出；他們也可以受到驚懼，因爲有些保甲長們告訴他們，你若不選某人，那嗎明年的壯丁就要派到你家來；他們也常常被人引到美麗的幻景中去，因爲有些候選人對選民聲稱，他當了選，大家就會有平價布穿，平價米吃，但是幾天後，他們明白了那不過是一句欺騙良善的謊言。雖然選出的人有的連一個字也認不得，可是他終於被選出來了。有一位認不得字而又抽大煙的X某，他以哥老勢力得了三十三萬多張選票，佔全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但是問題也就來了，這些問題也許在別的省份也有，但在四川確是集其大成；其他不說，單說政府維不維護法令的問題。我們的政府對內外宣稱這一次是自由民選，一方面有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一方面也有獨立派（社會賢達）的候選人。政府又保證政黨提名人可以當選，偏偏政黨候選人不爭氣，他們不與選民聯絡，結果多則數千票，少則數票，很多落了選；落選的就要求政府履行諾言，維持威信，（他們認爲他們自己的不被選出爲有損政府威信），並且責備選民損傷他們的名譽，侮辱他們的人格（國民黨國代候選人聯誼會宣言，見十二月下旬成都新新新聞，會員有楊銳陳斯孝等三十餘人）。於是政府就公佈了退讓的變通辦法。可是誰願白白的花費一大批法幣呢，於是讓檳的也呼籲起來了。就成了一面要喊讓，一面又不讓的僵局。再一項糾紛是職業國代的當選資格，先前政府一再的規定職業國代不能冒籍競選，不幸國民黨提二十四軍副軍長任培英當選了農會第一名代表，國民黨提前川康綏署參謀長現任省委的牛錫光當選了工會第一名代表；這樣就爆發了另一爭執，若干農業團體與工會團體提出了抗議，農會的抗議是由四川大學農學院同其他農會和部份市縣農會提出的，領導人是國民黨員彭家元（川大農學院長）等。

談到議權：又有一件趣聞。去年政府公佈了遴選省市參議員條件與人選，正値四川省參議會同成都市參議會開大會，立刻就得到一個不懷執政者心意的反應，省參議員們在會中大聲疾呼者五六天，聲言誓死反對，據稱，若這一批違背憲法產生的遴選參議員要來出席，他們就全體退席。接着青年黨在報上刊了一個強硬而帶挑戰性的啓事，辯護遴選參議員與前選出之參議員是二而一，若謂前者不合法，則後者亦不合法。他們理直氣壯的指出，以前選出的參議員是在一黨專政的時期選出的，政府根據的是國民黨的臨時約法，如今遴選出的乃是根據三黨施政綱領，皆同與憲法無關，而且憲法雖經定出頒布，事實上尚未行使，理論上也還差些日子（法定行憲日是十二月廿五日，這糾紛是在十二月中旬），以非法的參議員而罵人違法，豈不可笑。這一來大傷參議諸公的面子，乃在省參議會的開情下，成立維護憲法的組織。黨政雙方首長深恐事態擴大，乃用「食」「色」兩者來平參議員的氣，因此在會中挑出「保黃攆陳」之爭，把大家的注意力引開。所說的「黃」「陳」乃是川劇的兩個名旦，「黃」是男伶黃佩蓮，「陳」是女伶陳書舫。此項政策果然生了些兒效，大會雖一再延長，護法的話兒未再提起。迄今會期已過，但遴選參議員尚未敢走馬上任，究其原因，大會曾未把護法反對的議案撤消，元旦（昨天）午後遴選參議員在擷英餐廳聚餐商議，也許短期中又要古井重波了。

又一件事實足以說明政府的力量敵不過地方哥老勢力。今春夾江地方出了一件轟姦案，主犯叫何三鷄公，起先縣政府以他頗具潛勢力，不敢動他絲毫，後來經重慶行轅判定死刑。此後九十個月間，全川各地出了同類案件不少，據大型報紙所載，亦達三四十起，主犯被逮捕到的、大半援例槍決了。十一月中旬在成都又出了一件輪姦案，事情是一個成都縣女中的學生，午後放學回家，在公路上被三個哥老份子輪姦了，告到縣府去，縣府不敢受理，過了幾天，受害人捉了兩名兇犯交由學校送到成都警備部；當時就有哥老徐XX（十年前是力夫，後來由警備部諜查長起家，如今是成都市第一名候補國大代表）出而保釋，並代爲辯護，認爲是事主誣告，並用非法手段威脅治安當局。治安當局在壓力下，遲遲不敢審訊；引起教育界及新聞界的不滿，中小學教師們同中小學生天天到省府散點遊行請願，官方與非官方報紙天天著論抨擊。過了十多天不得結果，那些教師與學生們一再的去電行轅呼籲，報紙也一再的宣傳行轅已電令治安機關依法槍決。這一邊的壓力加大，那一邊的壓力也加大，警備部在兩難之下，把人犯朝法院送，把責任朝法院推，他們對法院說是姦案，屬民事；而法院又把人犯朝警備部退，他們說是輪姦，應屬警部辦理；推來推去，推了一月，結果行轅允准人民的請求，飭令警備把犯人槍決了。犯人雖是

撥決了，以爾嘈嘈騰過久，人們的心理所受影響過大，由於報紙抨擊時每提及何三雞公，人們的嘴上也就天天離不了「雞公」，省市兩議會的議員先生們就天天離不了三雞公，他們每過自己不同意的議案被通過了，或是同意的議案未被通過，就大呼「三雞公」或被「三雞公那樣了」不已。

政府之故爲矛盾，也自有他的「苦衷」同「作用」，下面就是一條很好的例子。在十二月中旬，省參議會開始開會那幾天，政府人員一致強調共軍有竄川可能，大巴山軍情緊急，籲請參議員們設計保衛四川。參議員中們受寵若驚着了迷，煞有介事的作了起來；有一位起草大巴山設防案的參議員何某公開的以民軍總司令自命，一位姓賈的自稱何總司令的參謀長。一番鬧熱過去，省參議會通過把中央應選四川的幾款，幾年積欠共數千萬市石，現值數十萬億元，幾充大巴山設防經費。此案一通過，政府人員和政府報紙就改唱共軍不會，不致，不能竄川的調子了。

這裏讓我來穿插一段省當局矛盾的生活寫照。十二月廿四五日夜寒流再襲成都，一夜之間，凍死了五十四個貧民；就在這夜裏，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冒大風雨從康定趕到成都來給他的兒子主婚。這婚禮在四川或許可稱作空前的，據成都第一大報新新新聞同劉文輝私人辦的報紙西方日報載：有幾十位邊民土司從西康來祝賀。全川名伶齊集唱戲三日。備席一千六百餘桌，以每桌最低五十萬計，共約十億元。嫁奩中有八百付繡枕，值一億餘元，四十八兩重金碗三個，金蝴蝶等甚多。劉文輝的女婿伍培英（前面提過他）送的禮品中，有一件是黃金作線，穿珍珠並鑽以鑽石寶石的門簾。成都磁器業宣傳他們在十日內作了十多億元的生意，此項生意大都是送劉府的。

我的故事要發展到最高峯了，這是轄——地方政府的威望——沉沒前所遇的一個惡浪。

十月中，新成立一年多的成華大學（原光華大學的分部）的學生，指斥事務主任有侵吞伙食費嫌疑，把他打了一頓。當時校長王兆榮同川東去競選國大代表去了，校中無人主持，事態就擴大起來。但是侮辱師長的事，是不會得到大家同情的，就轉而爲要求改國立；改國立，教部不准，增經費，校董又不願，（據學生說學校基金只二億元，校董會起而辯護謂有四億餘元。）接着董事長鄧錫侯(四川省主席)負起解決學潮的責任，他一面佈告開除肇事學生，一面派三四十個原綏署第二處的偵緝人員（主特務，上項數目絕對正確可靠）去逮捕他認爲思想不正的學生；事竟出意料之外，他們不但未捉住學生，反被學生捉住四個，當即由一千多學生押同遊城遊行，並送往法院。即夜鄧氏命令法院把人放了，成華學生大憤，事態愈不易解決。這時已是十一月的事。十二月省參議會開會，學生一再的進城向之請願示威，事情成了拖延局面，一點轉圜的餘地都沒有。十二月下旬，成華大學學生數百人蹤到省府去請願，其時省務會議正在舉行，省主席也就是他們的董事長，見狀不佳，就蹓之大吉。學生們氣憤之餘，就把衣被炊具等物搬到省府中去，並各辦公室住起來，並且在省府外張貼起「成華大學伙食團」的招貼來。此事共黨電台曾廣播稱「三千革命青年攻佔川省府」一訊，雖是過甚其詞，但「佔領」二字確稱得起。他們共在內面住了七八天，省府主席不敢到府辦公，也無法遣走學生。直到二十九日，鄧氏與學生代表議定他「自行辭去董事長」，交換學生的「搬出省府」，當經鄧氏簽字協定，並由學生在報端公佈，住在省府的學生，乃決定於三十日遷出省府。在遷出後不到二小時，省府就又被另一批大中學生共約七八千人佔領並搗毀了。

十一月下旬，國大選舉，四川大學的學生同部份市民擁戴官箴予競選。官箴予是著名的市參議會大炮，一連作了幾屆議員，都愛與市長作對；現在這位市長李鐵夫上台時，就被他在法院告了一狀，國大選舉後，官箴予只當選作第二位候補，他就又告了李市長一狀。接下去，他又在省市參議會中對李氏大肆攻擊。一天，他在赴會途中，行經郵政總局附近，那裏也隔警察總局很近，突然有十多人把他抓住，口稱是李市長派來找他算賬的，就在街上打了他一頓，當時爲上午九時半。另有數參議員路過，當即激動旁觀的民衆，上前相助，並捉住打手六人，送往法院。

十二月廿九日，四川大學部份學生一千餘人，遊行示威，並到省府請願，聲稱他們擁護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官箴予在二十六日晚上被特務逮捕了，並指稱在行憲的次日，省黨部特委會的秘書徐中齊竟作出這樣的事，實在是自打「民主」的嘴巴，所以要叫人擁護憲政就要懲除特務制度與非法逮捕。次日，中央社據悉並經各報刊載一項消息，內稱官方宣佈一官箴予爲民主同盟要角，勾結共匪，陰謀暴動，現依照總動員法予以逮捕嚴訊，現已供認不諱，即行嚴辦，」並告誡市民不得妄議，以免取咎。此訊一出，一般人都感到詫異，因爲官氏的言論，向來是主張階級利益的，而且他是舊軍閥出身，競選國大時也一再宣傳爲共產黨所反對的憲法爲聖經，怎的會又是共產黨呢，同日午前八時，川大學生四千餘人出動遊行請願，當得各大學及專科學校中學校學生共八千多人的支援，又進入省府，造成空前未有之搗毀事件。

此中看來很簡單，其實內幕曲折離奇，實全部中國政治與實際的寫照。

當官箴予一再的抨擊每任市長，又一再的與現任市長李鐵夫過不去之後，李氏忍不住氣，就商於同鄉徐中齊（他們與黃季陸同是川南敍永縣人，）而徐氏當年之從省會警局之跌下來，也是官氏領導幾個參議員炮轟下來的。徐以與CC有關，改任了特委會秘書，早也對官不滿，今又有李氏求助，順水人情，落得做一做，就答[illegible]下來，並由李氏借用省參議長成部市銀行總經理藍堯衢的汽車，把官氏逮捕了。官氏是一部分川大學生擁出競選國大的，自然給川大學生一個刺激，於是他們去請求校長黃季陸（國民黨川省黨部主委），准許他們遊行一次。黃早就對川省主席一職表示興趣，聽說學生要去省府，自然高興，當即電話詢問徐中齊，徐告知他是「蕭家山」的要求。（蕭家山是政學系中一小派系名稱，在抗戰中空襲緊張時，何北衡吳景伯李鐵夫余中英等同疏散在東郊蕭家山。）黃氏一聽，立即電告鄧錫侯，稱逮捕官氏而不通知他，簡直是侮辱他。鄧氏却對他說事態嚴重，自然要秘密從事。黃氏大爲憤怒，心想你要秘密，我就不要秘密；他就告訴學生吹集合號，准許遊行。

擁護官大炮的學生認爲官大炮是民盟份子，完全錯了，正如官方稱他是民盟份子是一樣的錯誤；因爲他早已秘密加入了民社黨。在民社黨看來特務逮捕官箴予，無異國民黨侮辱整個民社黨，就由民社黨省主委張凌高[illegible]氏要他解釋，並從速釋放。

學生一開始醞釀遊行，徐中齊就怕了起來，一旦發生事情，他担當不起（他未奉上級明令擅自逮捕的），趕忙跑去找李鐵夫；李也慌了，跑去找任首委及廳長的何、吳、余、宋許。商量結果，吳氏去找鄧錫侯告知此事，說徐奉中央命令逮捕，但中央又來命令要地方政府負責，就是要鄧氏給徐氏一張手令作逮捕根據。鄧氏大兵出身，容易受騙，照樣做了；徐李兩人算是把責任輕了。同時張凌高的信也送到鄧氏手中，鄧自然信賴

豫鄂川陝邊區態勢

鄧威

（觀察西安通信）豫鄂川陝邊區綏靖司令官由康澤担任，司令部設老河口，四省邊區的軍政統一指揮問題獲得決定。當劉伯承部竄抵監利，企圖渡江的今天，當局對於這四省邊區，山岳連亙的這一塊地方的防務不敢放鬆，戰爭的觸鬚早已觸及這一地區。戰鬥的重心在鄂陝邊外，最近旬日來陝南土共又有騷動，鎮安、安康間據說有土共數千人在活動。

最近南京所召集的西北剿匪軍事會議，主要的是清楚地劃分胡宗南與馬鴻逵之間的職權。傳說胡宗南部的主力將西移入晉，任務是負責收復晉南，馬鴻逵部接防陝北，（延安仍由胡部鎮守）配合新成立的四個保安團，任務是保持現時態勢。共軍在胡部尚未能將主力結集完畢以前，對運城發動第四次決定性的攻擊。孤立在運城的二個半團的國軍雖然抵抗了十一晝夜，可是仍被「吃」掉了。這次運城的失守，直接地增加了胡部的負担。運城雖是一個孤城，可是存貯的物資却不在少。單以軍械一項而言，傳可配備兩個師，存的糧秣也足敷全城軍民半年之需。自共軍盤踞晉南後，運城即成爲晉南各縣流亡縣長集中地。以運城與榆林比較，富貧之分，如霄壤。在共軍於上月二十五、二十六二日攻勢最猛時，胡宗南部即已由平陸渡河急馳往援，終未能及時解圍。現在胡部的精銳部隊分由平陸、永濟兩地向運城夾攻。攻堅運城的王甫部，加緊搶運物資，據由運城逃出者稱，共軍利用晉南民兵大隊據守運城，老八路有向臨晉方向進犯的趨勢。由此可見共軍企圖於胡部入晉時，伺機再竄入關中地區。

今後川陝邊境的防務，將全仰仗於康澤所指揮的六個師。經過一年來的教訓，國軍對民衆組訓工作已特別注意。康氏以組織能力見強，四省邊區司令部成立後，亦特別着重訓練地方武力。現川北設防三十縣發動青年從軍運動，報名者已有五六千人。當局以自衛衛國，自救救鄉相號召，藉地方武力以協助兵力有限的國軍。鄰近鄂邊之萬縣、雲陽、奉節、利川、石柱等五縣已成立聯防指揮所，防務由獨立新第九旅負責，並組訓民兵一團。鄰陝境之大巴山區將成立機動總隊，約兩個師兵力，以萬縣、梁山爲空軍基地，協同防守，防務現由整編第七十九師師長方靖負責指揮。大巴山沿綫的情報網亦積極設立，由中央負担架設鄉村電話及設立電台的費用，四川公路局派出四隊搶勘川北設防區，公路綫業已完竣。漏夜趕修公路，並將成立川北設防區公路局辦事處。這一連串緊張的場面，都是預防共軍萬一竄川時的舉措。

豫西陳賡部南竄後，洛陽潼關間已無大股共軍活動。洛潼間公路已能分段通車，但僅限於軍車，且係結隊而行，車頂均架輕機槍。當局鑒於宛西民團戰績頗佳，擬於洛潼以南伏牛山以北地區成立民團統一指揮機構，加强地方武力，以增補胡部渡河入晉後之地區。

西北剿匪軍事會議後之國軍新戰略，重心將置於晉南。晉南不能控制，陝豫隨時受威脅此一沉重任務已由胡宗南部担任。馬鴻逵部迄今尚未與共軍正式交手，馬部入陝後，共軍是否將對此生力軍挑戰，亦將爲今後戰局演變中之重要問題。共軍留置於陝北者多係基本隊伍，已遭三次圍攻之榆林，或將爲共軍向馬鴻逵挑戰之媒介。共軍爲應付國軍收復晉南的戰略，必將在陝北發動攻勢，可能之目標爲延安與榆林。延安在國軍是勢在必守，剩下來，只有榆林是共軍可能的攻擊目標了！

[illegible]的當，把張氏的信當作無理取鬧，拋在一邊不理。（三十一日的中央社新聞引張氏第二函證實了這一點）。

二十九日的請願不得結果，中央社的官方消息也刊了出來。學生們憤怒了，三十日大清早，川大學生四五千人集合，並通知其他大中學參加是日的請願。午前九時，大隊到達華西壩，高呼歡迎華大同學參加，當時華大同學正在上課，並以園地廣大，學生宿舍散處遙遠，彼此間不易聯絡，所以沒有人參加。但是華大附屬的協合高中初中是參加了的。大隊七八千人連同看熱鬧的民衆，約有萬人，擁到新南門外中央社，把它搗毀了；跟着到春熙路搗毀了中興日報；去搗毀新新新聞時，因爲川大借那裏展覽病蟲，經在館的同學阻當作罷；大隊又去北新街打了成都快報；其他各報閙風關門，未受禍。據學生們說搗毀報館爲的是刊載中央社訊息。十時後大隊到了省府。

本來成華大學住在省府，省府辦公已遷讓到鄧公館去了的，這天早上，成華學生遷走，省省府舉行還府大典，省務會議改在府內舉行。正在開會，外面守衛門警被繳了械，學生衝入，鄧氏逃到隔壁綏署去了。其他省委在飽挨一頓粉筆同柑橘之後也逃到綏署去了。警局立時派了三車武裝保警到府增援，也被繳了械；不得已，鄧氏命保安處長王元輝，警備司令嚴嘯虎，警局局長劉崇樸負責調停。劉王二氏見情勢不佳，也自行溜走，剩下嚴氏受了不少侮辱。學生因鄧氏不允學生要求釋放官氏，于是把省府搗毀後，決定把嚴氏綁上汽車遊行。差幸在場各省委的汽車早已被學生把滿譴破壞了，纔沒有遊行成，不然流血慘案必將發生的，因爲事後警部官員稱，只要綁嚴氏的汽車一動，他們就要下令機槍掃射，寧讓嚴氏犧牲，也不讓這滋事愛累的軍人受辱。

鄧錫侯半夜逃回公館之後，立刻請來張凌高，答應釋放官氏，並且用自己的汽車把張氏送到新津機場附近的集中營去接官氏。官氏是被釋放了，並且政府保證今後的安全：可是省府也被搗毀了，有誰又能保證它今後不再被搗毀呢！

事情算是過去了，但是問題還在，三十一同元旦，大中學生還在開會遊行，他們呼籲廢除特務制度，禁止非法逮捕。在學生們的標語中，令老百姓感到憲政原來還是不可信的幌子。更不幸是在三十日夜裏在學生所貼標語中，竟混有「打倒×××」的標語很多。省政府雖然挨了一頓打，又認了輸，可是難題仍然待解決，昨天的中央日報同其他日晚報一致刊載「報業公會」同「記者公會」的聯合宣言，聲稱一年來各報被學生搗毀一二次不等，記者也一再被毆辱，三十日更發生空前未有的暴行，所以一致暫行停刊三日，要政府辦到下列各點：一、賠償損失。二、緝兇懲兇。三、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四、整頓學風。五、參加暴行學校負責人向公會正式道歉。若不得結果，還要繼續停刊。

依記者看來，這樣一個地方政府已無[illegible]威信足以安定並統治這個已成內戰前線的四川。矛盾的施政會把它投在憤怒的火花中燒去了的。

新年新政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新年後的南京，天天晴朗，似乎有點新春氣象。國大和立委的「競選」，已告段落。美國的一千八百萬元的「糖汁」，多少有點興奮。可是政治圈裏的氣氛，却依然脫不掉「焦燥煩悶」「亂找出路」的情態。

據說今年是眞正行憲了。天才的邏輯家，把「戡亂」解釋爲行憲的必要條件，好像「行憲者，行我們這邊的憲也」，「戡亂者，是戡我們以外的亂也」。如此則凡關於戡亂的措施，雖妨害人權也無害；雖管制思想行動也無害！因此，這樣的行憲，自然是選舉非圈定者當選不可了！

在新年後，行政院的會報傳出來的是，今年必須做到下列三件事：一、行憲準備，二、節約政務、集中戡亂，三、提高行政效率。接着就要實施以上的各點，第一，據說要着力劃分中央和地方自治的權限，但「崇法務實」的張院長，依然提示着在修訂法令方面着手，大約將照選產生許多新法令，如警察法、財政法、教育法等等。實際上是愈說分權而控制愈緊，愈說自治而官法愈張。其次是財政已面臨極端嚴重的階段。日益龐大的軍事費用無法削減，只有吞噬其他費用，因此才有停辦不必要事務和裁減四分之一的人員之指示。這件事本是自抗戰以來卽未解決的矛盾。從前是「抗戰建國」，現在是「行憲戡亂」，軍事部門要求動員一切物力人力來作戰，其他機關則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要求維持預算，並且都上簽呈請最高方面批准。一道手令，護符來了，經費便不能裁。舊機關去了，新機關又添了，有力量的職業的公務員，不過是換換衙門；無背景的老弱無能，迂拙書生的善良人們，自不妨加入難民羣！再次是行政效率，據說要實行分層負責，要注意淘汰庸劣，要申明賞罰。這都是些老套子。效率提高的第一條件，要工作人員吃的飽，第二條件，機構簡單，權責分明，第三條件要大公無私，信賞必罰，以適應性最大而又最不肯顧及私人生活的主政者，如何能夠做到呢？

有人把勝利以來的勦共軍人的心理刻劃着說：「第一階段是武力萬能，認爲有美式裝備的新軍，便可以消滅敵人；第二階段是武力漸漸失效了，便要求政治來配合；現在覺得政治重要了，索性全部吞噬！」很足以寫出這些時的內政措施來。自從設十六綏靖區，指導整政軍民的大權統統交給軍人以後，「武治」可謂發揚到了極點。最近魯中綏靖區范漢杰電請中央，准將轄區縣長，一律換用軍人。其他省份也是如此。所謂軍人縣長者，實則軍隊選裁編的附員，或政工人員，或其他的軍用文官，何嘗知道什麼軍政配合！有人嘆息着十六綏靖區，不亞唐朝的節度使，和戰前四川省的防區制的擴大。多少年來統一的局面是破碎了，從此是藩鎮的天下了！爲着配合戡亂，南京新辦戡建訓練班，份子是各省政府和省黨部保來的「忠貞幹練」的同志。但是報到以後，據說辦訓練的人也搖頭太息。開班時候，當局訓話三件事：一是新生活，二是辦事要領，三是新縣制；只要研究這三種文件，戡亂工作便可以完成了。這個班的使命，本是研究政治新戰術、來對付敵人的，却弄到這樣的指示，幾乎令辦事的人，有「手足無措」之概！因此關係部門又要對新縣制作一番工夫，也許未來的縣自治制度，會全部容納新縣制的精神進去吧！

以上是中樞最近的政治措施的意向。在閣僚和最高幹部之間，確曾有相當的懷疑與苦悶，他們認爲火已燒到眉毛。像安徽，便是匪亂如毛，大別山的外圍，如霍山、岳西、舒城、太湖、宿松，都已有了「解放政權」的正式組織。南京對江的六合，前幾天便有了軍事行動，幾乎讓人家闖過江來。浙江的「三山」烽火、也漸次燒出屋頂。政治是業經交給軍人，但軍人的仗並未打的那樣好。白崇禧將軍，誇說華中六省，可有民兵一千萬，縱然誠有此數，但農村的生產者，都退出來，轉到別處，更用什麼人來種田？農民大量離村，生產秩序，如何維持？何況帶民兵的都是些外來軍官，是否能夠恩信相孚？凡此皆成問題！在六省剿匪會議後，軍人集團，檢討戰況，曾歸咎現狀爲文人掣肘，曾有相當的共同諒解，卽此後不再願聽文人的意見與議論批評，純以軍事的方便，決定進退。如果所傳不假，文人的政治，恐怕要不出國門一步了！不過絕處逢生，峯迴路轉，另外的一線生機却來了，那就是美國的借款，可望大量增加。據權要方面的傳說，魏德邁的返美報告，對中國非常有利，力主援華。只是馬歇爾有成見，乃隱道魏德邁另照國務院意見繕擬，被他拒絕，因之延不發表。現在是貸款的時機了，美方曾表示兩點：一是接洽借款的人，須是有計劃，有辦法的專家，保證「款不虛糜」，因此才派俞大維貝祖詒赴美。二是中國行政應該整肅無能的份子，因之才有裁員與裁併機構的動機。這大概是最後的生機與希望，看光景，T V宋的政治威望快要恢復，中國的政治，仍然脫不開「金融資本」的掌握！

（上接十八頁）

乙：喂，請你們冷靜點！

甲：這眞是我們的恥辱！浪費我們的寶貴時間在得不到結果的爭執上，而不去着手建設我們的新世界。

丙：（對乙）你難道還不懂嗎？他自己有了火柴，就不讓我們爭辯，（對甲）別着急，給了我們火柴，我們馬上就去建設。

（冷場）

甲：對不起，諸位，我提議暫時休會。（他走出去）

（乙看他走了，就開始興奮的和丙耳語。）

丙：對！（拿了一根棒子）走！

乙：你說，要不要先給他一個最後通牒？

丙：算了吧，我們不能放棄這個難得的好機會，（乙丙同時下）

（一會兒外面傳來拳擊聲，憤怒聲，以及甲的慘叫聲）

（乙丙同來）

丙：我，我們懲罰得到全人類的擁護，因爲我們剷除了共同的敵人，好，拿來！

乙：什麼！

丙：四根火柴。

乙：四根，爲什麼四根？

丙：八根火柴嗎，二一添作五啊。

乙：你連公平都不懂，我問你，這個緊急措施是誰的主意？

丙：就算是你的，可是第一下是我打的。

乙：你打的？誰給你證明？你要是願意，分給你三根火柴。

丙：不行，四根！

乙：三根！

（丙憤怒地舉起棒子，乙拔出手槍，放射，丙倒下）

（乙安然的坐下，用一根火柴，點一枝香煙）。

丙：（呻吟）天哪……我完了……可是……你就……剩你一個人……你……你……。

乙：我……我終於保全了全人類的和平。

——幕下——

匈牙利青年劇作家 Tabi 原著

集學編譯

原載"United Nations World"一九四七（十一月份）

清華大學有一次晚會演出本劇，極爲成功。

政治大學遊行記

尙呂

編者先生：一向認政大爲黨校的人是不願多刊載本校消息的。這次政大遊行，中央社僅說政大有宣傳小組在街上呼口號，貼標語，沒有提到半句遊行的話。各報館也都不登這次政大遊行的新聞。政大這次遊行，演出許多值得敍述的事實，別人是不會知道的。我今天寫這篇通訊，也並不存很大的希望，因爲我知道 貴刊可能不願刊載我這篇通訊的。但是我還是要寄給先生。因爲這篇通訊裏面有一段記敍此次遊行所發生的沉痛的衝突事實，可以增加社會各階層人士對于政大的瞭解。可能的話，請先生代我保守祕密。

作者敬啓

（觀察南京通信）

自從九龍事件消息傳來後、立刻激起政校同學的憤慨。各種標語貼滿了全校。在這樣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十三日下午的代表會議通過罷課三天，並定十五日遊行示威。

十四日開始罷課，在這一天內，發生了許多波折。政府和學校當局禁止遊行，教授會議不贊成遊行，一部分同學對遊行一節也不贊同，這些都使代表會的議決案反覆了好幾次。但結果仍舊決定遊行，成立行動委員會，加速度進行工作。到十四日下午四時左右，校長出了佈告，說今晚請李惟果陳立夫陳誓屏三位部長來校演講。演講的用意，每個同學都很清楚，但聽講的人仍很擁擠。開始是李惟果先生演講。他先將中英關係，香港割讓的歷史，以及此次九龍事件發生的經過，說了一遍。再說起現在國際的形勢，然後說到本題，說蔣主席對本校遊行不表贊同。他叫同學不要遊行，他說遊行是最後一張王牌，我們不能馬上攤出。他是很會說話的外交家，一小時的演講，說得很合體，同學們以掌聲送他下台。第二位是陳立夫先生演講，他已經有好幾個月不來本校，這次來好像是位客人，滿面紅光，白髮參參，儼然是位慈祥老人。他是政大的保姆，但那天晚上，他好像很悲痛，說了半天，還說不出話來。大意是說這次遊行，既背名譽校長的意旨，又違國家法令。最後，他還說這次說話可能是他和我們最後的一次談話。

陳誓屏先生沒有說話。反而有一位同學站起來，言辭清楚，態度顧靜，有條有理地駁了李先生與陳先生的理由，同學們報以雷響的掌聲。最後是顧校長說話，他顯得很「可憐」，以「可憐」的態度感動了同學的心，當卽舉行一次「假表決」，結果是不遊行的多數。在表決的時候，同學兩方的意見發生衝突，打聲四起，使三位部長都有點驚慌。（恕我不肯詳敍）

十五日上午空氣並不緊張。一到中午，一切都活躍起來，連天上的風也特別吹得緊。雖則十四日的「假表決」是不贊成的多數，但那是「假」的，雖則學校當局禁止了行動委員會的活動，雖則代表會還在反來覆去的討論，但遊行的同學仍然要遊行。

午飯後，禮堂上擠滿了同學、標語、旗子、漫畫、宣言，在各人的手上發光。但領導的同學被學校當局阻止，一羣無主的同學祇得擠到操場上去排隊，準備出發。大布旗高高舉在前排。

顧校長來了，他站在車上，帶着疲乏的聲調勸阻着同學，還有一位教育部派來的官來說話，同學們一聲噓！大家不要聽話！開步走！

就在這開步走的一刻，不贊成遊行的同學行動了，他們飛躍到校門口，關上鐵柵門，鎖了。幾個大漢，手插着腰，把守着大門。遊行的隊伍一到大門，「內戰」就爆發了。打聲、斷喊聲、哭聲、肉搏聲、一片混戰。

顧校長和許多先生趕到，連忙在衝鋒的地帶做「馬歇爾」，想不到一個水桶飛到顧校長的頭上。他沒有叫痛，用一隻手壓在頭部受打處，還拚命用他滿是白沫的嘴，向遊行的同學勸解。「內戰」仍在進行，同學的頭發腫了，嘴上流下血來，大部分同學哭了，顧校長眼淚也流了下來。這是一幕非常緊張的爭奪戰，但我不願多寫。

「馬歇爾」是不會成功的，儘管外面有憲警阻止遊行，但遊行的同學仍要遊行。大門被大漢阻住，遊行的同學從後門飛出來，飛得遲一點的同學又被大漢擱住，再加上一部分同學在打的時候嚇跑了，所以飛出來的同學僅佔一小部分。但小部分同學的心卻比鋼鐵還强，在小巷裏，隊伍終于出發了！

經過莫愁路、漢中路、新街口、中正路、淮海路（聽說建鄴路有憲警阻止，故由此路轉灣），太平路、中山東路、中山路、中山北路、出乎意外的、顧校長和訓導主任都趕來和我們遊行。呼口號，貼標語，哄動了街市。更意外的，後來有警官和「憲官」來領導我們遊行。到了外交部，門警在兩旁排列着，當中讓出一條大道，我們浩浩蕩蕩進去，在辦公廳的前面，我們高呼：「打倒磕頭外交」！「採取强硬外交」！「武力收回港九！」。牆壁上被我們貼滿寫滿標語，辦公大廈的一個窗口都伸出許多頭顱聽我們喊口號，他們的面孔顯得很尷尬。我們要求王外長出來答覆。顧校長連忙站出來，說南京市各大中學代表已在裏面請願，由劉次長親自接見，一切情形，回校後報告。同學們繼續高呼「打倒」的口號，在辦公廳外面繞了一週出來。

警官又領我們到了行政院，照樣地演了一套，辦公室的人員都回到外面來呆看。

許多警察指示我們英國大使館的地址，我們照着路綫走去。隊伍一到門口，大使館的兩排鐵門馬上關上。我們就在大使館的門口，大呼口號。一句英文，一句中文，我們站着高呼，還在大使館的週圍繞了一週，因爲我們怕他們沒有完全聽到。

到了挹江門，天色已晴，警官抓了三輛大卡車，很安全地把我們送回到學校。（一月十六日）

但是在回來的車上，我們看到外交部剛才貼上的標語，早已被撕得一乾二淨，我們不勝欽佩他們行政效率的迅速！

十六日寫于南京

（上接二頁）

希望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今夏招考時增設西北考區

編者先生：去年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招生，竟忘了在西北設置考區，這是使我們西北學生十分失望。我們認爲去年該三大學招考，分佈考區一點上，不盡合理。政府早在喊開發西北，教育部也曾喊過要提高西北的文化水準，可是事實上這些國內第一流的大學對於西北的學生連一個便利的投考機會都吝於賜予，要他們從遙遠的西北跑到內地去應考。學校當局難道沒想到那些沒有錢，跑不動的學生嗎？他們應該被剝奪這種升入第一流大學的機會嗎？

過去的不談。今年我們渴望三校當局能到西安（或蘭州）設個考區，也讓我們西北學生有一個踏入第一流大學的機會

賀毅 馮秀凡 楊白俊 李書相

王昌秀 王冰 一月十六日 西安

（下接二十頁）

爐邊天下

西歐靴底煩惱處

費孝通

眞能決定馬歇爾計畫失敗的決不是華府 Capitol 裏政治壇場上的議員們，而是西歐億萬的細民。法蘭西的第一回合表面算是打了個平手，說馬歇爾得了中分也可以；第二回合像是在發霉，罷工還沒有解決；同時第三回合卻開場已有相當時候，在西歐靴底，意大利，勝負未分。

說起這靴底，給人的印象是不佳的。我十多年前在凡尼思，那歐洲的蘇州，初次踏上歐陸，第一個衝動是想學故鄉的頑童，在牆壁上畫個「五車」，旁邊寫上：「在此小便的就是——」。第二天，我同行的朋友失落了個皮箱，雖則他們車站上沒有「謹防扒手」的照相展覽。義大利眞有一點像我們中國，不但表面如此，本質也類似。烹飪技術的高超一點上相似在其次，經濟上，除了少數工業孤島和風景名城外是小農的世界，而沒有地的貧農依一九三一年的普查有六百萬。據說黑衣宰相上任前沒有火車不脫班，這位法西斯創造者惟一的功蹟也在火車可能按時到站。火車按時到站，我們在戰前也做到過，但是對於坐不起火車的貧農是無關的，更不能藉此打通了農業和工業的脫節。相反的，集中精力在爲坐得起對號專車的人們服務，也表白了這政權的性質了。經濟的畸形發達給墨索里尼雄飛一時的機會，這機會是在少數特權階層如果不採取極權型式，是應付不了淪於飢餓線上人民的改革要求的。窮困造下極權，極權維持窮困，狼狽相依，分不開手。

歐洲法西斯菌就是在這靴底裏培養出來的，雖則當墨索里尼初實現這種極權主義時，擁護他的人們說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形式，尤其是當希特勒傳了這衣鉢，移植到德國去之後，曾倡言是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對策。在一種意義上，就是用政治力量來作經濟計畫，多少是和經濟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是，早已有人指出，資本主義的後期，獨占企業的龐大和相互配合以及其控制政治的力量在本質上實在早已實現了墨希的發明，祇少了些怪名稱罷了。這也說明了經了這些魔王的統治，德意人民的生活並沒有絲毫的改變，除了更窮困了些。所以當這些統治被揭走之後，我們在這些地方所能見到，把炸彈和砲彈的遺痕填滿了，還是二十年前的面目，一羣沒有地的貧農擠滿的大地。

義大利貧苦的人民可以感激墨索里尼祇是他所給他們的教訓；康樂的生活絕不會是賜予的禮物；此外，還有一個機會，那就是當墨索里尼慘敗於盟軍時，他的統治萎縮之際，這些明白了怎樣自求多福的人們，建立了自身的組織和力量。這力量並不小，在盟軍進入北意之前，他們居然靠自己的努力、占領了米蘭，多靈和基諾。就是這個力量現在卻成以馬歇爾的煩惱處。

爲了軍事，盟軍在戰爭期間不但鼓勵當地的反法西斯活動，而且祕密的也不斷予以接濟。戰事結束，這些當地的人民勢力中盼望繼承政權的卻失望了，因爲盟國的占領軍已擺出「耳弓藏，獵狗烹」的技倆，毫不記得他們戰時的功蹟。佔領軍在歡迎聲中到達北部已經被人民解放的都市後，第一件事是要人民交出武器，甚至警察都由南部帶來。佔軍領任命的行政人員接收了人民在抗戰中所建立的機構。義大利的人民開始懷疑，英美要在義大利幹些什麼事？

英美所打算的現在已經大白於世了。可是義大利和希臘並不完全一樣，因爲義大利是「敵國」，沒有流亡政府，這眞是麻煩，如果墨索里尼不把他的女婿殺死，而早幾年放他出來，像赫斯一般，更飛得遠一些，一直橫渡太西洋，情形可能不同些。可惜的是墨索里尼並沒有太瞧得起英美，所以沒有下這着棋子。等到軍隊衝進了羅馬，自然不好意思立刻和墨相拉手聯歡。「敵手，友乎」，一早就弄錯了。早知今日，眞是悔不當初。

在戰時，到戰爭結束之後，義大利人民是團結的，反法西斯陣線是鞏固的。他們有三個派別：義共，基督教民主黨，和行動黨。天主教的教師和社會主義的工人手拉着手作戰。米蘭的主教 Shuster 會公開的說：教會願意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少許的眞理，」因爲這個時代「人民起來反抗過分的資本主義是要求財富公平的分配。」——這種義大利復興所必需的合作，假如盟軍不加以破壞，很可能繼續下去。

可是，像其他英美國勢力所達到的地方一般，中間陣線分裂了。杜魯門援希土的聲明發表前四、，助理國務卿羅維特公開警告義大利，如果義共執政，美援立將停止。美元的政治魔力眞不小，天主教所領導下的基督教民主黨選擇了右傾的 De Gasperi 到美國去朝拜了一次與地回來，他在一九四六的選舉裏入主政權，但似乎有東西塞住了他的嘴，從此不談土地改革和基本工業的社會化了。聯合政府倒了台，法西斯的餘孽四處活動，像 Giannini 一類的人物，又活躍了。如果義大利的中間分子跟着這趨勢走，採取反共路線，義大利將是第二個法蘭西。所不同的卻是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拋棄了 Saragat，而支持 Nenni。Nenni 拒絕反共，堅持了兩大之間的緩衝地位，一個煞費苦心和不易見功的地位。但是他的維持卻給義大利不願傾倒在兩大懷裏的人一個培養實力的基礎。

中間地位可以表示不左右袒，但是像法國一般，卻並不能邀得左右排中運動的打擊，終於趨向式微。一個溫的社會主義方案不易不得強「恢復戰前秩序」的保守勢力，也不易滿足要求激進改革的左翼勢力。剛從戰爭裏出來的國家，有耐心走溫和路線原本已經不多，加上了國際間美蘇的爭霸，各自選擇極端勢力以作爭鬥工具，情形自然更艱苦。「太多」和「不夠」的夾擊下，很可以成爲「沒有」。但是義大利的左翼勢力在 Togliatti 領導下卻是很穩重。義共的容忍社會主義是有原因的。在法西斯統治下，義共在地下活動的範圍不大，祇有少數幹部。但是在戰後短期間卻增加了二百萬的黨員，一羣熱烈但沒有經驗的羣衆。Togliatti 避免太短兵相接的爭鬥是爲了實際的力量還待長成。而且義大利政治中最嚴重的是土地問題，在這問題上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堅定的，所以義共和社會主義聯合陣線有着客觀的基礎。一九四六年九月裏農民罷工的勝利更加強兩黨的團結。

Nenni 集中他的政策在土地問題上是聰明的。一個還帶着封建性的農業國家要進入現代世界，還是第一個必需擺脫的鐐鍊。而且土地改革在本質上和英美資本利益能不相衝突。英美要抵禦蘇聯的勢力必須在中間地帶建立經濟壕溝，那是豐衣足食的平民。農民，有了一小塊土地，原是最保守的，最不喜歡變的。豐衣足食的農民就是英美工商勢力的肥沃市場。從政治經濟雙方看，英美並不會對溫和的土地改革取仇視的態度。——這樣給義大利社會主義勢力一個游刃的餘地。法共建築在工會基礎上，而法國卻又是一個工農並重的國家。戴高樂的右傾勢力多少獲得鄉間小農的支持，

（下接十九頁）

八根火柴

匈牙利Tabi作

——原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

朗誦：

諸位：在這漫長的戰爭歲月裏，我們曾經用自己的血和肉去體驗過生與死的故事，從這些血淋淋的教訓中，我們懂得了生命的寶貴，更懂得了保衛生命的偉大，然而，有些人却竟是如此的卑鄙無恥，還在叫囂着戰爭，迷信着武器，期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着用全人類的毀滅，來締造它血腥統治的王國。看吧這就是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個幻想故事。

三個穿着破衣服的人，正坐在一個被戰爭毀壞的城市裏的一條大街上。

甲：……傷腦筋的是我們的房子離火線太近，最後一戰，是巴西人在洗澡房裏死守着，幾個瑞典人一下子就衝進了客廳……。

乙：（不耐煩地）你有完沒有完，一天到晚講、講、講，講來講去還不就是戰爭！

丙：看他的神氣，好像是只有他經過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似的！（也有點怒了），喂！老兄，我們全知道這是個艱苦的時代，受難的不只是你一個人！

乙：（對甲）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你的嘴從來就沒有閑過。

丙：讓我們感謝上帝，至少在這個大毀滅之後，我們三個人還活着，想想看，全世界二十萬萬人，只有咱們三個人活着，眞的，我們還要抱怨什麼？

乙：我想，我們現在應該開始討論討論，怎樣用最妥善辦法，來維持未來的世界和平，這個世界不能再有戰火了。

丙：對，對！

甲：你說到火——（他從口袋裏拿出一盒火柴）嘍，對了，這就是我們所賸下的全部財產——火柴八根。

乙：（煩惱地）所有的地方你都找過了嗎？

甲：當然，全世界最主要的工業區域，我都找過了，結果我發現只有幾個香煙製造廠沒有受到什麼損失，香煙的資源足可以維持我們用兩千萬年。但是火柴廠却只賸了一個，而且火柴全燒光了。

丙：馬德里還在燒嗎？

甲：早完了。

乙：羅馬呢？

甲：還正燒着哪。

乙：那我們就老拿它代替火柴好了！

丙：那，那兒能永遠着着哪，紐約才燒了兩年，我們一定先要討論討論這個火柴問題，這眞『是』一個大問題。

乙：我想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討論，譬如，領土分配的問題應該怎麼樣處理呢？

甲：對呀！我們應該來討論一下，（對乙）那我們就選他當主席吧！

乙：贊成。

甲：請。

丙：好！我接受這個艱巨的任務，我願意不辜負你們的委託，盡我的能力，來作各樣的事情。那麼，現在我們就開始討論吧？

甲：（舉手）主席。

丙：請發言。

甲：（站起來）諸位：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滅了全世界，但是，只有我們三個人還能活着，勝利的渡過了這個災難，粉碎了所有的反動勢力。

乙、丙：（同時）勝利聯盟萬歲？

甲：（繼續）我們這些經過最大災難而仍然生存的人，應該負起這個最艱巨的責任。我們必需爲全人類爭取永久的和平，奠定永久的安寧。（坐下）

乙、丙：（大鼓掌）

丙：現在請先發表諸位的領土要求吧（對甲）你想要那一洲？

甲：我要南半球——包括非洲、澳洲、南美洲。

丙：（向乙）那麼，你呢？

乙：我要亞洲——還有歐洲。

丙：（憤怒地）這麼說，你們光給我賸下了北美洲？

甲：別火，別火，北美洲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大陸，從前美國就在那兒。有一萬七千四百萬人口，你想想看，現在這麼大的一塊地方，就給你一個人住，還嫌不夠嗎？

乙：好，好，好……格陵蘭也算你的吧？

丙：這樣分配，我不贊成？

乙：算啦，算啦，諸位，千萬別加深這個危機啦，（向丙）北美洲是又大又好，它兩面都有海洋保護着。

丙：那麼你——！

乙：至於我之所以要了亞洲又要歐洲，是因爲歐洲是亞洲在戰略上的門戶。我必須要保障我邊境的安全。

丙：（向甲）爲什麼你不給我南美洲？

甲：我不是傻瓜，請你別忘了，我爲贏得我們共同的勝利所付出的代價。

乙：諸位，（摸手槍）我不准許這次爭執再蘊釀成再一次的戰爭。

丙：你不能威嚇我？別以爲你有了世界上唯一賸下的手槍，我就會怕你啦。

甲：諸位，得啦，得啦，「歸了包堆」就賸下我們這三個人啦，你想，整個地球給我們三個人，還不夠大嗎？

乙：你既然覺得夠大，爲什麼你不肯放棄澳洲？

甲：好、好、好、那就算不夠大。

丙：你瞧，可是你們就給我一個北美洲！

乙：我要提供一個意見，顯然的，我們已經不能在領土分配問題上得到任何的協議，在沒有作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之前，我提議暫時擱置這個議案。

甲：那麼我們另換一個問題討論吧！

丙：贊成的請舉手。通過。現在，我提議把議程回復到火柴分配的問題上。

乙：火柴必須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我建議把火柴平均分配給我們三個人。

甲：我認爲這個意見不合理：第一、火柴是我發現的，你們不能把他當作全人類的共同財產。第二、八根火柴，根本就不可能分成三份。

乙：那麼你說怎麼辦呢？

甲：我提議給你們每人兩根火柴，賸下四根，連盒歸我。

丙：（站起來）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 十五頁）

書評

馬開維里代表思想選集

吳恩裕

The Living Thoughts of Machisvelli, By Count Carlo Sforza, Cassell and Company, London, 1945, 3S. 6D.

（北平法文圖書館代售，美金一圓五角）

馬開維里是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但可惜他的著作，除了那本「霸術」（The Prince）之外，其餘的書，都不易得到。從政治方面說，他那部「論李威之前十卷書」（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如果不比「霸術」更重要，至少和它有同等的重要性。但那本書便絕對是一部不易得到的書。這本選集之值得介紹，這也是一個理由。

本書原題為 Living Thoughts，直譯該是：活的想。但還在中文不太成話。其實選輯者本意只是說現在仍有價值的。和現在仍能發生關係的思想。那麼，我們姑且名之為代表思想選集，似乎也沒有多大問題。

這本書是由三種來源選輯而成的。其一是「論李威之前十卷書」，其二是「霸術」，其三是馬開維里的私人信件。而其他馬氏關於歷史及外交的著作，概未收入。選擇與排列的方法，完全是 Sforza 的見解。我們下面先批評這本書編排上的問題，然後再說明這本書何以值得一讀。

就編排上說，這本書顯然有一個大的缺點。這缺點就是編者忽略了「霸術」一書和「論李威之前十卷書」根本論點的不同，而把它們勉強拼湊在一塊兒了。比如本書的前十三段都採自「論李威之前十卷書」，第十四段插入擇自「霸術」中的一段，由十五至二十九段又採自「論李書」，三十段又是「霸術」，三十一「論李書」，三十二至三十七「霸術」，三十八「論李書」，三十九至四十「霸術」。

我們似乎沒有理由認為一個人所寫的兩種著作，便可以編湊刪排成一個簡編。因為這兩種著作可以是完全性質不相同的東西。馬開維里這兩部書就正是如此。「霸術」一書是論專制政體的。其中包括着如何得到政權的實例，又如何保持這種權力，最後又怎樣失掉了它。他的口吻，用語，及辦法完全適應這個基本目的而發的。反之，「論李威之前十卷書」則是贊揚共和政治的，因之，他的口吻，用語，及辦法，也自然要適應這個根本目的。把這兩種相反態度的著作，編排安插在一起，恐怕不能窺馬開維里的本面目，倒反給他加上一重幕障了。

舉具體的例子來說。比如在「霸術」一書中，馬開維里簡直把人民看成工具，祇要治者把這些工具安排，使用得好，能保持治者的地位和力量，則不必談什麼人民的自由的。而在「論李威前十卷書」中，因為他主張的是共和政體，所以不但談到人民的自由問題，並且給予人民自由，還被認為是這種政治制度下的一個主要的任務。這其間的距離相差該多麼遠！把它們拉扯在一起，如何會拉扯得上？就這種觀點言，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種缺陷。我認為「選集」這類東西，最好原屬何書，仍歸何書，選者祇能做「霸術選粹」或「論李威前十卷書選粹」之類工作。若把兩者混而為一，則上述的毛病是不能避的。

何以我推薦這本書給讀者呢？馬開維里這個人書寫得雖然不大，不多，他的影響却是很大的。過去有些人認為他是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我個人却覺得他祇是見人之所能見，言人之所不敢言而已。這句話怎樣解釋呢？

先說自私。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類必然要有自私的習性。這件事實是人所共見共知的。其他政治思想家又何嘗見不及此？馬開維里和其他政治思想家的區別祇在：旁人多半不是迴避這問題不談，便是婆心苦口地勸勉人家不要自私。迴避固然是欺己欺人，勸勉也終於勞而無功：因為祇要有私產制度存在，則人們是不能不有自私表現的。馬開維里獨勇於立言，指出人性本來就是自私的，政治的措施必須適應這自私的人性，政治家必須懂得人性！關這一點，我們按諸實際，馬開維里確有他的卓見。如果自私是人性的話，那麼違反自私的政治教條，政治措施，都是不會生效的。關於此點，我認為他影響了霍布士，影響了斯賓諾莎，而且也影響了馬克斯。這幾個人的關係，很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人注意●

其次再講他為目的不擇手段的主張。這可以說是由自私推演出來的道理。既自私，則自然可以祇為達到一己之目的而不必顧及所採手段的性質。實則我們認為：實際的政治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所謂政治上的縱橫捭闔，不但國際政治是這樣，即國內政治也何嘗不然。當一般人在那裏夢想以「善意」，「容忍」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馬開維里至少提醒我們：那些辦法的效力是有限的，沒有「力」的支持，善意或容忍的呼聲，恐怕就太脆弱了，他至少提醒我們「力」的效能，技巧，手段，在取得政權，保持政權中的功用。雖然我們不同意他的人性觀，也不同意把力，技巧，和手段，都用到自私的政治目的上去。總之，在今日讀這本馬開維里代表著作選集，至少可以提醒我們：怎樣去了解政治，並怎樣去了解當代世界的政治，及中國的政治。如果祇能如此，那麼這本書就不能算白讀了。

（一九四七，十一，一夜，北平）

（上接十七頁）形成北部工業區和海港商業區對待中部農業區的形勢，使社會主義的中間勢力失去羣眾的基礎。

Nenni 的堅定使英美找不到一個反共而同時能有若干羣眾基礎的勢力。英美除非和法西斯殘勢力合作，很不易在歐洲執底立足，而法西斯勢力在人民眼中又太清楚，而且又是太腐化，扶不上柱的「阿斗」。美國固然把 De Gasperi 的督基教民主黨收買了過來，但是他却脫離了羣眾，如果逼得緊，祇有伸手去拉住墨索里尼的陰魂來壯膽了。

馬歇爾怎麼辦呢？義大利大城市的罷工已經此起彼伏，農民的參加還會使局面更嚴重。這是他在歐爭霸的第三回合。這裏比法蘭西更令人頭痛。

放眼看歐洲，美國最可合作的朋友，也許祇有佛朗哥，這個不祥的象徵，誰不因他會而想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悲慘結局呢？馬歇爾不致於走這道路的吧。

一月十四日於清華勝因院

本刊電報掛號

本刊新向電信局登記，電報掛號為「五九〇〇二七」，請各界注意利用為荷，此啓。

儲安平啟事

讀者惠函，逕寄本社，請勿寄復旦大學，以免輾轉遞遺失，此啓。

觀察文摘

今年的起碼希望

原作者：陸志韋

原刊處：一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新年新歲，有閑錢的人家換一副新門聯。前好些年，北平已經有窮唸書人編過這麼一副滑稽對聯：

人過新年二上八下
我辭舊歲九外一中

「二上八下」，說的是包白菜羊肉餃子，兩個手指頭在邊上一捻。「九外一中」當然是形容做窩頭的姿勢了。窮人的希望，何等的低，何等的可憐呀！棒子麵今天是一萬塊錢一斤。一個人一天吃個半飽，四個大窩頭，就是兩萬多。還說什麼餃子？

放大一點說，我希望往前的一年，我們中國人，不論大官小官、國大代表、立委、老百姓、共產黨，別忘了一件最基本，最簡單的事，那就是大部數的中國人是沒有飯吃的，吃不飽的。他們美國人、俄國人，是有飯吃的。美國農人用新機器跟新的噴射方法種稻子，一個人能抵一千個日本人使。俄國人呢，前年還不夠吃，可是按去年一年的收穫，給他算一算，一個人平均輸到二千斤的糧食。（這是美國人的統計，並非特別情報。）這都是他們辛苦勞力的報酬。他們有秩序，有辦法，不比我們老百姓有地不能種，知識分子只鬧意見，說空話。凡是中國人，都得要下一次大決心。吃不飽的人決不給吃飽的人當工具使。這世界還沒有到大同的程度。儘管名詞好聽，實際上有吃的人只會跟沒有吃的人開玩笑。當然囉，這年頭誰給我們一點吃的，不管是從哪方面來的，我們都應當雙手捧着，感激涕零。

這到不是沒出息的話，人都有生存的權利。禮記檀弓載有一段離奇的故事：「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二十世紀的黔敖斷不會「從而謝焉」，幾萬萬餓人也斷不會「終不食而死」。

靠人救濟，總不是辦法。這樣下去，再過一個短時期，這號稱四萬萬同胞，眼看着要打個大折扣。也許中國人還沒有死夠。張獻忠說：「天生五穀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看報上說，某處打了一仗，「積屍如山。」二十世紀最大的爭奪戰在史達林格拉特，積屍也只有六七人高，沒聽說積得像山那麼高的。這民國三十七年也許會變成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屠殺年。

我們眞的非死不可了麼？非得靠人救濟活不成了麼？不見得。英國人能化美國人的錢去買俄國人的糧食，我們為什麼不能？英國人眞有自知之明呀！當然在香港的還有例外，可是一般的英國人早已放棄老大帝國的迷夢了。他們知道沒有飯吃了，趕快退出印度、退出希臘，還在找機會退出巴力斯坦，退出德國佔領區，退出，退出。再不然，像俄國鐵幕之後的捷克斯拉夫，他們也忍氣吞聲的活着，不只是找在人家的懷抱裏。再不然，回到春秋時代，鄭子產怎樣救國的？總而言之，他們都以人民的生存為前提。

三民主義第一是民族，第二是民權，第三是民生，民族的意識我們儘夠了。現在的病症，就是想這樣的民生，我們配不上談民權。這民族還沒有生活下去的保障。從某種立場看來，這一類的話是不許說的。這是「反動」的話，「法西斯」的話。今年咱們就「行憲」了，可是我們何不想想，我們用什麼方法能教老百姓，那怕十分之一的老百姓，對於這憲法發生一星半點的興趣呢？打開天窗說亮話，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宣布政策，要把這世界弄得 Safe for Democracy，三十年來，隨時隨地會發現「民主」的騙局，騙的是美國人的錢。美國也不儘是窮大頭。他們熱心人有熱心人的看法，政客有政客的看法，軍人有軍人的看法。請看對日本，他們也頒布民主憲法了，只好像脫漏了一條，「麥帥第一，天皇第二。」這「你騙我我也騙你」的局面，也會在這一九四八年「明朗化」。希望他們只騙口飯吃也罷了，別鬧別的了。中國人呢，教我想到左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我們應當抱頭大哭。

我還是迷信，中國人是有良心的。且不談政治、經濟、科學救國那些大道理。單來良心發現，不惜任何犧牲，在這民國三十七年，讓中國人多吃一口飯，當然會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為無事。要不然，這這民國三十七年會看見人吃人。人吃人不只見於水滸傳。中國人眞是會吃中國人的，歷史上明明的記載着。到了那時候，有何結局，歷史上也明明記載着。中國人為什麼不想念自己的歷史呀？

關於「立法顧問委員會」

（上接十六頁）

編輯先生：讀貴刊三卷廿一期周叔厚君所撰「論立法院應設置立法顧問委員會」一文，論點頗多不能令人同意，且有一大錯誤：周君謂「修正立法院組織法」於各委員會所增設之專門委員，當係指當選之立委中具有此立法技術一門學識而言，而未包括非立委之法律專家在內。又謂各黨所提立委候選人中，法律專家不多。

據筆者當時旁聽立法院討論所知，行憲後之立法院所將增設之各委員會專門委員，絕非由當選之立委出任。原組織法並無專門委員之設置，其所以增列者，一部份作用乃在容納若干現任立委之將來未能當選者，此輩在立法院已有相當歷史，儘可稱為「法律專家」，徒因人事關係或爭地盤，將來未能選出，為補救計，乃有此一規定；當然將來專門委員，不致全由此輩出任，一部份當由法律專家任之。

至各黨所提立委候選人，確多不學無術之輩，然三分之一左右尚可稱法律專家，尤以現任立委而續被提名者為然。

周君對於立法院當時討論修正五院組織法紀錄未能詳細研求，於組織法條文亦欠研究，致有此種錯誤，似有指出必要。

甄子　一月十七日　上海

關於安南地名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廿期方顯廷先生「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一文中關於安南五邦的譯名，除安南、東京外，Cambodge（非Cambodia）應作柬埔寨Laos，應作老撾，Cochin-chine 應作交趾支那。至於 Viet-nam 實係越南，不應作非南。法國人越俎代庖，替安南人把文字（實即漢文）拉丁化了，而官書及身份證，往往地名人名，仍不能不註漢文。所以以上西文譯名，實係漢名之音譯。

讀者　一•十•上海